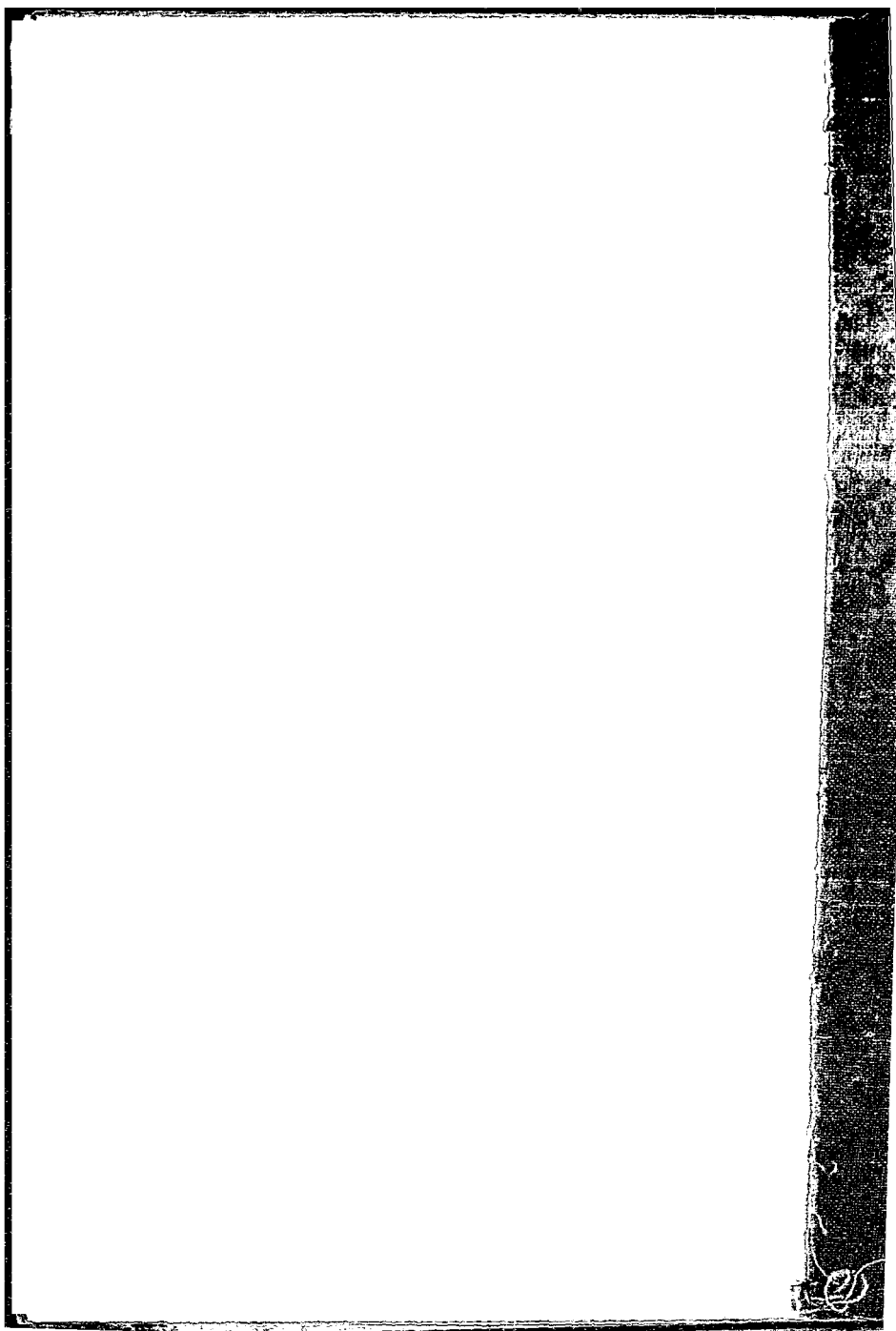




M2
=234.6
389/3

冠 嘉 弼 著

◇
一 齣 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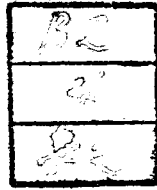
劇本選輯之四



3 2285 0923 2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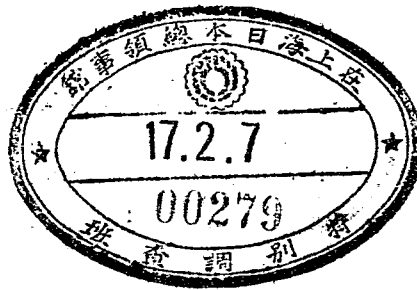
1941



劇本選輯之四

第一齣戲

冠嘉彌著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41

一、齣戲目次

一、一齣戲	(一)
二、家務	(一五)
三、大少爺	(四九)
四、慶火	(八三)

一齣戲

時間：某天的中午

地點：一個相當繁華的大都市

人物：劉導演

三十歲

老胡

二十一歲

劉太太

二十七歲

王媽

二十五歲

米斯洪

二十三歲

警察

四十六歲

簡景：靠着大街旁的一所住宅，一座新式的洋樓上，房間裏有三個門，在舞台正面右邊的一門是連樓下的外門，右側的一門是通廚房，左側的一門是通內室，室內擺設有沙發，圓桌，几，椅子等物，掛着很大的壁鐘，室內的設置，很像一個高貴的人家。窗簾：室內的窗簾很亂，使人一看就知道早晨起來沒有整理；外面的日光由窗簾縫透光線，斜照在射年圓桌上櫃中的紅花上。壁鐘：時針在十二點過了一點，鐘聲叮叮咚咚的響着，街上的汽車聲，叫賣聲，從窗外傳進來，忽然內室有女人的叫罵聲。

太太：（在內室）去你媽的，去你媽的，把我叫你們這鬼，要害死我了！（由內室出來，穿着一件睡衣，頭髮很亂。）害得什麼都放不住，四個褲頭拉進一個都沒有穿！幾



(南)

雙齋童子，那敢得成了單單，他媽的！把我這些醃東西拉去，吃一個，死一個，吃不死，老娘也弄死你們這些鬼東西；我沒有見過，這地方吃耗子，比土匪還利害，鬧得翻了天，警察一天到晚吃飽了飯，不知道幹些什麼？也不想個法兒管一管，（忽然發現牆角出來一個大耗子，拿起毛簞子一邊打一邊罵。）去你媽的，這些東西，比鬼子還害人，犯到老娘的手裏，就要你的狗命！（正趕在門後，外邊有人進來，將門推開，恰巧門扇碰在頭上，耗子脫了險，她雙手將門抱住。）哎喲！媽呀！……哎喲！……誰呀？

王：（嚇的變顏失色，雙手發抖，進來站在旁邊看看太太。）

太太：誰呀？

王：太太，……是我。

太太：是你！王媽，你這該死的，你推門怎麼不招呼一聲呢！哎喲……（坐在沙發上）

王：我……我不知道，太太。

太太：哎喲！……哎喲！

王：太太，你找什麼？我給你找吧？

太太：給耗子拉去了，我都找不着，你還找什麼！

王：什麼東西呀？

太太：髒褲頭，臭襪子。

王：怎麼！

太太：老爺找見了沒有？

王：啊！你不問我到忘了。

太太：老爺在那兒？

王：我到民教館禮堂裏去，連一個人都沒有，等了半天，才有一個當差的出來。

太太：他怎麼說？

王：我問老爺在這兒沒有？他不理我，又開了兩聲，他生氣啦，眼睛一睜，『老爺老爺，那一位老爺，我們這都是當差的。』我說是劉老爺，他說『是不是天天晚上在這兒排戲的那一位先生。』我說是的，他說『我們這些窮人該倒霉！天天排戲，排到十二點以後才走，我們得陪着，早晨起來稍微遲一點，館長就罵我們。』

太太：廢話，誰問你這些，你究竟見着老爺了沒有？

王：他說，昨天晚上，一直排到十一點，跟一位女戲子才走，大概是到天成飯店去了。

太太：女戲子。（想了一想）

王：那位當差的說，叫我給老爺說，稍微可憐可憐他們，別每天叫館長罵他們啦！

太太：這些話你說給我聽幹嗎？等老爺回來了，你給他說吧！

王：（收拾東西）後來我就到天成飯店去了。

太太：見人沒有？

王：我到那間，一個茶房說：劉先生還沒有起來呢。我就向裏邊走，茶房說：『你這個人怎麼不懂規矩呀！裏邊人多了，你知道有一位是呀！你等着吧，我給你叫去。』

太太：誰叫你說的這麼詳細，究竟見人了沒有？

王：老爺一會兒就來哩，我說太太請你回去，有要緊的事給你說，老爺說：「我知道了，沒有什麼事，你給太太說，我的戲，今天晚上要上台啦，殺工夫回來。」

太太：叫你給老爺說，我不舒服！我病啦！

王：沒有等我說，老爺轉身就走了。

太太：他的那一套，我全知道！

王：老爺上到樓梯中間，回頭又給我說……

太太：給你說什麼？

王：老爺說，你給太太說；底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樓上有個女人把老爺叫上樓去了。

太太：我知道，他喜歡的那個女人是誰！

王：（將室內的東西擺好）太太午飯怎麼辦呢？

太太：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王：太太，那……

太太：別老是太太，太太的叫，我聽了難受！

王：（突然想來）太太，這是外邊開外的眼條，你看。

太太：那……那你等他回來再說吧，我那兒有錢哪；王媽，我沒有起來的時候，誰到家裏來過？

王：沒有人來。

太太：你不這同他說了半天話，怎麼能說沒有呢？

王：是不？飯館的那個人？

太太：那一個飯館的人？來幹什麼？

王：是我老爺要錢。

太太：要什麼錢？

王：是老爺跟一位女客人吃的飯錢。

太太：多少錢？

王：十七塊錢。

太太：（有點驚）什麼？十七塊錢！

王：那個人在家裏等了半天，口裏還說許多不三不四的話，我本來要告訴太太，因為太太

沒有起來，我就找老爺去啦。

太太：哼！我明白，尤其是最近幾天，連回家來看看都不！（急走進內室）

王：男人不回家，還要急瘋了！吝嗇鬼，把男人的錢，都攔在自己的腰包裏，一個也不肯

拿出來，整天的哭窮，女人要是都像你這樣，就沒有男人活的路了！

太太：（在里邊叫）王媽，你把我的梳子放在那兒啦？

王：就在台子底下的抽屜裏。

太太：不見，你來找。

王：麻煩死了。（進內室）

劉：（從外面進來，穿了一套舊西服，挾着一件破大衣，左手拿着粉條、白菜等及其他的菜類、懷裏抱着幾本洋裝書，右手提了一大塊豬肉；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跑得滿頭是汗。）噫！人都跑到那兒去啦？（走進廚房）

太太：（由內室出來，很生氣。）從前人家跟我說，男人一見女人，好像傳了電一樣，就昏了；我會變心，我還不相信，現在我才知道，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走開去）
劉：（廚房裏出來，拍着身上的土，走到內室的門口，王媽由內室跑出來，拿着太太的皮包，差點砸在劉的身上。）太太還沒有起來？已經十二點鐘！

王：老爺！你沒有看見太太？

劉：沒有。

王：剛出去。

劉：快叫太太回來。

王：（急速跑到門口，向樓下喊了幾聲，不見答應，又跑到窗口向外邊看。）老爺，你看，太太坐的車子飛快，叫不回來了。

劉：（搖搖頭）唉！

王：太太不舒服，心裏難受。

劉：不舒服，多睡一會就舒服了！我這幾天忙得睡不着，比她更難受。

王：太太說她病了。

劉：他的那一套，我全知道。擬！王媽，你到廚房去雞膽，把我買的肉和菜放好，小心別

叫耗子吃了。(王下，想了想嘆了口氣)王媽，王媽！

王：(由廚房出來)什麼事？

劉：王媽，今天有人到家來吃飯。

王：誰呀？

劉：就是這次演戲的那位米斯洪和田先生。

王：(不懂)米斯洪？

劉：就是那位洪小姐。

王：家裏什麼東西都沒了啦？

劉：東西沒有啦！太太那兒有錢去買呀？

王：太太說，連一個錢也沒有了。

劉：我的錢都在他那兒，怎麼能說沒有呢！

王：這幾天買東西，都是在外面欠賬，房租，電燈租錢，傢俱租錢都來要，太太說等老爺

回來就給，這是人家開來的賬條。

劉：(想了想，表現出無限的愁苦。)唉！不再提了。喂，王媽！你想個辦法，米斯洪馬

上就要來了，得好好的招待，不然今天晚上的戲，就要麻煩啦！

王：怎麼她能、唱了嗎？

劉：你不知道，這次的戲是我負責導演，在排戲的時候，我真有點頭痛，別人都到了，她不到，別人等得不耐煩都走了，她又來了，催着叫排戲，別人還沒有來，她又發皮

氣噠！要走了。唉！別提了。

玉：乾脆不唱了，有什麼關係呢？

劉：不是這樣說的，這次的戲，跟平常不同，工作很有意義，是為難民募捐，就是吃點苦，也沒有什麼關係，你還是去想個辦法吧。

王：叫我想什麼辦法。

劉：米斯洪來了，飯吃不吃都不要緊，碰白煙，龍井茶，水果一類的東西，總得有點。

王：她有這樣大的架子！

劉：平常沒有這些招待品，她就不排戲；王媽，你還是想個辦法吧！

王：外邊認識的餽子，都不欠賬了，沒有錢是買不回茶東西的。

劉：她來了，沒有招待品，她要生氣，曉上的戲就麻煩了，真有點怕……

王：你怎麼這樣怕她，老爺。

劉：我並不是怕她，是爲了這次整個有意義的工作，爲了戲，不然我爲什麼要招待她，又

不是我的祖宗。（很難過）唉！不說了！（想一想）王媽，我給你一塊錢嗎？你不

是沒有用嗎？借我用品，回頭連你以前工錢一塊給你好吧？

王：就是拿出來也不夠，現在烟捲東西都貴了，一塊錢能買得點什麼東西。

劉：把我早晨給你的兩毛錢，燒到煙頭。

王：那早沒有了。

劉：那兒去啦？

王：你不是叫我吃了早飯了嗎？

劉：這怎麼辦呢！（着急在室內踱來踱去，想不出辦法來。）好吧！把我這套西服拿去當了吧！

王：老爺，你……

劉：你不理管（走進內室，換了一套失了時代性的舊西服，一邊扣着扣子，接續西服回來，給王媽。）快拿去，越快越好。

（王媽拿着衣服下）

胡：（在外而攔門，劉以為是米斯洪來了，嚇得手足失措。）

劉：誰呀？進來。

胡：（推開門進來）是我。

劉：老胡，你來什麼事呀？

胡：是委員會叫我來的。

劉：叫你來幹什麼？

胡：佈置舞台沒有一個人懂，非你在那裏指揮不可，叫我來請你快點去。

劉：道具都全了沒有？

胡：別的東西都有了，就是差兩個沙發。

劉：沙發，怎麼現在還沒有？

胡：跑了很多地方，人家都不惜，恐怕弄不到了。

劉：佈景呢！

胡：佈景片子都好了，兩個門正在上顏色，到時候決不誤事。

劉：那就不要緊了。

胡：就是那個大窗戶，有點麻煩，出了一個……

劉：怎麼了？

胡：作好了比窗框大一寸多，上不上，

劉：那怎麼辦呢？

胡：木匠正在改……

劉：你先回去，告訴他們趕快收拾，我還要把戲抽場排一排，要不了兩個鐘頭馬上就來。

胡：導演，我……

劉：老胡，我有點事請你幫幫忙好嗎？

胡：有什麼事，只要能辦到的，當然辦的。

劉：請你到化學巷七百六十二號催一催田宏俊，叫他馬上來排戲。

胡：他知道什麼時候排戲吧？

劉：他知道是十二點半。

胡：導演，跑路到沒有什麼關係，我……我……

劉：有什麼事你說好了。

胡：我……我這個……

劉：沒有關係你說吧。

胡：如果下次排戲，請你多關照我就是了。

劉：那一定，你不錯，我很喜歡你。

胡：演了好幾次戲了，我在台上站一會兒，說不到兩三句話就下來了，希望導演給我一個機會。

劉：上幾次因為人事的關係，對不起你，下次準給你機會，時候快到了，請你快去吧。

胡：好吧。

劉：你去給老田說，就說米斯洪已經來了，在這裏等着他。

胡：再沒有別的話了？

劉：沒了，請你快去吧！喂！你路過劇場，告訴管道俱的人，叫趕快找沙發，在開戲前一個鐘頭無論如何得找到。

胡：好吧！（走到門口，碰見王媽，看見慌慌張張的樣子；劉給王使眼色，胡看了看出去。）

劉：怎麼這樣快。

王：先把這些東西買回來擺好，那位小姐來了，好看一點。

劉：王媽，我真喜歡你，只有你能了解我，王媽。你把衣服怎麼又拿回來了呢？當舖很遠，再過一會，就來不及了。

王：用不着跑那麼遠，我們這條街就有一家。

劉：在那兒呀？我怎麼不知道呢！

王：就在玉順泰點心舖對門，我剛來的時候你不是叫我太太的兩件旗袍，一條褲子，就

在那兒買的嗎？

劉：好好，你快拿去吧。

王：老爺！你幹別的不好嗎？爲什麼要幹點兒引氣的沒有飯吃，還要當當，太太還是不肯

款。

劉：想發財，就別幹戲，幹戲的人，沒有飯吃，當衣服，是常有的事，並沒有什麼稀奇，

她不喜欢，我喜歡，你快去吧。

王：要當多少錢？

劉：給多少是多少，都行，噯！記着櫃台裡不要感了。（王轉身將下米類談上。）

劉：哦！米斯棋，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實在是想不到，請坐請坐。

洪：（指着王）這位……

劉：是我的用人，噯哈哈，請坐。

洪：我當是你的太太呢，拿衣服幹嗎？

劉：穿的日子太多啦，叫她拿到洗衣店裏去洗洗。噯！王媽，你趕快去，（在背後給王作手勢，叫王快去。）還不快去，幹什麼？（王轉身下）快點回來，家裏有客人，順便把

烟帶回來，再買點來。

劉：過演，不要這樣客氣，一來就叫你化錢。

劉：沒有什麼，米斯洪頭一次來，沒有什麼招待的，請米斯洪原諒，屋子的東西，也亂七八糟的，太不像樣了，哈哈……

（把水菓向洪面前擺）

洪：房子擺的很好，傢具也很講究。

劉：沒有什麼東西，哈哈。

洪：田宏俊在那兒，你不是說他已經來了？

劉：馬上就來，他有點別的事情。

洪：就是有別的事情也不能不來，今天有三個地方請我吃飯，我都沒有去，轉過來排戲，一個人要是沒有信用，那還活個什麼勁兒，雖然我有幾次沒有到場，那不能怪我呀，是萬不得已呀！

劉：是，是，是，稍微等一會，他就來了。

洪：你太太在家嗎？怎麼不出來，我很想跟他談談，交個朋友。

劉：你太客氣了，跟你在一塊，實在太……太那個啦，有點事出去了，一會就回來，我給你介紹介紹，叫她跟你學點這個……經驗，哈哈。

洪：（嗽……嗽的笑起來）經驗怎麼講？

劉：經驗，就是……這個……嘿，我有點說不上來，不知道怎麼講，反正就是那麼個意思。

洪：怎麼，還不來呢？我要走了。

劉：諸你等一等，我想他不能不來。

洪：哼！

劉：坐會吧！

洪：你給我說，他馬上就來，我在這兒等了半天了，連一個影子也不見，他不來，我和誰排戲呀？

劉：不要緊，他一定會來的，要是萬一不來，我代替他跟你排吧！（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劉接電話，）

洪：喂！喂！你那兒呀……你是離民募捐委員會……啊……我就是……有什麼事……怎麼……佈置舞台，非我在那兒看看不可……別人都不懂？好好，我排完戲馬上就來……是的，米斯洪也在這兒。喂！票子賣的怎麼樣！……什麼？十塊錢的票子賣完了……那好極了……這怎麼能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呢，（回頭看洪）喂！喂！這多一半是米斯洪的功勞……喂！你知道十塊錢的票子賣得那麼快，是怎麼道理？……唉！你這人真笨哪！連這一點都想不出來，這是一般人都要看看米斯洪的戲……哎，對了……哈！哈！一點也不錯。（剛要掛電話）

洪：給我放的那張像片……

劉：喂！喂！把米斯洪的那張照片掛出去了沒有？……啊！已經裝上玻璃，掛到劇場門口了……唉……對了，這是多麼要緊的事情……好吧。

洪：（虛榮心覺得滿足，非常高興）現在還沒有來，我不等了；既然你代替，咱們還是快點

排戲吧，時間不早了。排完了我還有事情。

劉：請你稍等一等，他會來的。

洪：我要走了，叫我等到什麼時候？

劉：這真是豈有此理，說好的，怎麼能不來，（想一想）好吧！咱們先排吧。

王：（由外邊回來，拿砲台烟和其他的東西）老爺，西服才給了五塊錢。

劉：（非常窘迫）怎麼五塊錢？

王：就這人家還不要，我給人家說了許多好話，才收下。

才：好了好了，你快收拾飯去吧。

洪：怎麼回事兒？

劉：米斯洪，你不知道，洗染店的老板，是我一個朋友，每次洗衣服，他都不肯收錢，洗的次數太多了，覺得太不好意思，今天叫王媽順便帶了十塊錢，還是不肯收，王媽給說了許多好話，才收了五塊錢，結果還是退回來五塊，唉！真是不好意思，我看還是快點排戲吧！（將牌子的樣具稍微移動，擺成一個舞台面，）來吧。

洪：從那兒排起？

劉：十塊錢的票子已經賣完了，觀眾對於我們的戲，抱着很大的熱望，我們的戲太不像話了。

洪：這不能怪我，是人是？他們把工作不認真，平常排戲老不到。

劉：（翻看劇本）不提了，我們從第三幕這一段排起吧。這一段始終沒有好好排過。

洪：我看這一段等了哩。

劉：這一段不能馬虎的，這一段要是弄不好，後半截戲，就沒有勁，這一段排一遍就排第四幕好吧？

洪：人不夠怎麼排呢？

劉：從老媽子下場這兒排起。

洪：這一段我作不好。

劉：我想你一定可以作的好，只要你稍微放開一點就行了，根據你過去演劇的經驗，可以作的很好。

洪：你先給我作個樣子，給我看。

劉：昨天晚上，不是給作了嗎？

洪：我忘了你再作一次吧。

劉：不緊，你作作看，有不對的地方，我再給你作吧，來吧。

洪：我怕作不好，沒有那股勁。

劉：不緊，你試試（指着內室門）這個就當舞台的內門吧，你聽見外面老媽子一叫，你就出來。

洪：（走進內室，在里面叫）你在外面叫嗎？你不叫，我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劉：好好預備……來……哎呀……你你（哭）

洪：（由內室出來）怎麼事？怎麼事？啊！原來是這麼回事……

劉：不行！一點神氣都沒有，情感要集中，再來，O.K.

洪：（再從窗內出來，太太架子）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哼！你把眼睛擦亮一點，看看伯媽是什麼人？有我在你問她敢不敢？

劉：還不夠勁，我給你作個樣子吧。（摹仿看女人的動作）什麼事？什麼事？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哼！你把眼睛擦亮一點，看看白媽是什麼人？有我在，你向她敢不敢？你可是把一個字讀錯了，是白媽，不是伯媽。

洪：伯媽伯媽。

劉：白——媽。

洪：伯媽，我們湖南人提這個字說不通。

劉：湖北人也是一樣。

洪：另換一個字吧？

劉：好吧！你覺得那一個字好叫，就換那一個字吧。

洪：就叫王媽好嗎？

劉：也好呀！我們決定叫王媽，再來，從頭來，O.K.！哎呀！你？你？……

洪：什麼事？什麼事？

劉：不行！一點情感都沒有。

洪：（有點生氣）你是導演，連一點情感都沒有，叫我怎麼有情感？劉：好好，再來，O.K.（表現着充分的情感）王媽！你答應我吧？

王：來啦！（在廚房里應了一聲跑出來）什麼事？老爺。

劉：沒有什麼事。

王：你不是叫我嗎？

劉：我沒有。

王：那就是我聽錯了。

劉：啊！不是叫你，是……

洪：（在內室等的不耐煩）導演快一點。

劉：好吧！成……王媽，你別走，我用你一會，就在這兒，O.K.（作着求愛的姿勢）

王媽！你，你……

王：什麼？老爺。

劉：你別出聲。

王：是。

劉：你的聲音不叫屋子的人聽見。

王：（有點怕）什麼？

劉：（開始又作）王媽！我愛你，答應我罷。

王：老爺你……

劉：請你不要害怕，我實在是愛你，我……

王：你這是幹什麼？……你（害怕，以假當真。）

劉：（恢復原來的態度）你不要怕呀！

王：繞了我吧！

劉：（又變成劇中人）王媽，自從你到了我家裏來，我就很愛你，只有你能了解我的痛苦，日夜都在想着你，整天的在找咱們倆談話的機會，可是，可恨的那個惡婦，盯着我們。王媽，你答應我吧？甚至於叫我跟她離婚都可以。（王不知所措）我愛你超過了一切。王媽，你答應我吧？（將要跪下去）

王：（怕得大叫起來）哎呀！天呀！你，你！（雙手蓋着臉大哭起來，向樓下跑去。）

劉：（想批着沒有來得及）

洪：（出來，神氣十足。）什麼事？什麼事？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呀！你把眼睛擦亮一點，看看王媽是什麼人，有我在你問她敢不敢？

劉：那……那……

洪：平常看你老老實實的，想不到你倒有這麼一手。

劉：文君，請你原諒我吧！剛才那是一時的糊塗。

洪：哼！一時的糊塗，好不要臉？

劉：文君，我以後再也不作這樣對不起你的事了，原諒我，這是頭一次。

洪：頭一次就給我看見了，背着我跟別的女人不知道幹過多少次了。

劉：我以後再也不敢這樣想。

洪：嘴裏說的那麼好聽，誰知道你心里怎麼想，我要去叫警察來，把這件事務公開的弄清

楚。

（向外走）

劉：（趕快擋着）你別去！難道你都不怕嗎？

洪：我怕什麼？反正你對我一點愛也沒有了。

劉：（發急）你想，我怎麼能不愛你呢？我心裏愛你，口里說不出來，你沒有聽人常說，人一天有三昏，剛才不過是一昏罷了。

洪：哼！剛才是一昏，還有兩昏沒有做出來，是不是？

劉：我實在是愛你。

洪：既然愛我，爲什麼要跟老媽子要好呢？別騙我，非去不可。

（洪向外闖）

劉：千萬不要去，原諒我吧！

洪：原諒你，我怎麼受得了，我要去。

劉：文君，你真的要去嗎？

洪：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劉：咱們兩個人，已經六年的感情了，難道就因爲這一點小的錯誤，你就不愛我了，文君，請你想一想，一個人知錯認錯也就夠了，我爲你犧牲了我的前途，犧牲了美滿的環境，弟弟整天罵我沒有出息，這都是爲你，弟弟馬上就要回來了，叫他知道了這件事，怎麼辦呢！難道你一點感情都沒有嗎？（非常可憐的將頭慢慢的低下去，身體也鬆

下來。)

洪：(看見他可憐的樣子，忍不住在暗笑起來，)起來吧！(扶起劉，自己坐在沙發上)晉祺，你想想，我怎麼能叫警察來呢！瞧瞧，不害羞，嚇成這個樣子。

劉：(忽然起來)還不夠勁兒，非要逼真不可；這一段戲的感情，你非把它弄出來不可，不然(搖搖頭)你還得用勁做。

洪：哎呀！累死我了，你還說不夠勁，這一次的戲演完了，我非睡一個禮拜不可。

劉：我告訴你，這一段戲的空氣造不好，晉祺的弟弟上來，罵的那一段話，一點也不緊張，是不是？你想想，他弟弟整天爲着救亡工作，跑來跑去的。爲難民募寒衣，有力的老爺們，穿的虎皮皮襖，抱着姨太太打牌，有的願意千二八百的逛窯子，這些老爺們有的是錢，但是他去替難民募寒衣，不但一個錢不肯出，反而教訓了他一頓，他跑回家，看見自己的哥哥是這樣一個糊塗蛋，國家到了這樣危急的時候，還是一天到晚醉生夢死的，當然要生氣，非罵不可，是不是？

洪：(點點頭)

劉：王媽剛才那一段戲作的還不錯。

洪：是的，聽老媽子叫的聲音，好像是真的一樣。

劉：現在接着排吧，你喝吧？

洪：(搖搖頭)。

劉：開始，我說最後一句啊！預備，難道你一點感情都沒有嗎？(跪下去)

洪：（暗笑起來）起來吧，……。你想我怎麼能叫警察來呢！你真是傻孩子，瞧瞧，不害羞，把你嚇成這個樣子。

劉：你剛才爲什麼要那麼認真呢？

洪：我知道你們男人，一見女人不管好壞，就像觸了電似的就暈了。

劉：（有點不好意思）別說了。

洪：差（劉將頭轉過去）你看你對的起我嗎？

太太：（由外邊進來，發現桌上擺了許多招待品，有點驚疑，向前偷偷地走兩步，從沙發背上，看見一男一女兩個頭，忿怒已極，但始終沒有作聲，站在旁邊怒視，劉洪兩人還是在作戲。）

劉：你知道，我一向是跟你一塊的，今天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永遠愛你，再也不跟別的女人在一塊兒亂混。

洪：晉祺，我愛你，以後你不能離開我，決不准你跟她在——一塊。

劉：我絕不聽你的話。

洪：你看，剛才可是多麼危險的事，要是給外人看見了，那可怎麼辦呢？

劉：（用鼻子笑）你真好，我真愛你，（兩人抱在一塊，非常親熱。）

太太：（看得實在受不了啦，氣得向後退，不小心手將桌上的花瓶攆倒。）

洪：（將劉推開，有人來了。）

劉：不要緊，是老媽子。

洪：（指着太太）她！

劉：（站起來一看。）啊！是她，我給你介紹，這位是米斯洪，洪小姐，這是我的太太，洪：（也覺得剛才的事情，有點不好意思。）啊！我真想和你談談。我聽導演常提到你，我一來就問你，他說你出去了，怎麼現在才回來呢？（走過去向太太握手，太太不理，轉過身來。）

太太：現在回來不是正好嗎？要是早回來一步，不是充散了你們兩個怕給外人看見的好機會嗎？

洪：噫！這是什麼意思呀！

劉：你這成什麼樣子；米斯洪頭一次到家里來……

太太：（越想越氣）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把我當作老嫗子，還有臉到老嫗子面前來說話嗎？（跑進內室祇聽見摔東西的聲音。）

劉：米斯洪別生氣，她是誤會了，等把事情弄明白了，我好好的教訓她一頓。

洪：晚上的戲，我不……

太太：（出來）這樣子的日子，還有什麼過頭，（指着劉）你這不要臉的，在外邊幹的什麼鬼事情，我都知道。

劉：你這是幹什麼呀。（洪要說話）米斯洪別生氣。

太太：把我扔在家里不管，家里的吃用一點沒有了，欠人家的房租，傢具租錢，電話租錢，還有老嫗子的身錢，都不給，整天跟那些不要臉的女人在館子吃，吃進，吃了飯，

鳴人：大家跑來向我要錢。

劉：我的錢不是都在你那兒嗎？

洪：進前于我不去，他非請我去不可。

太太：有你說的什麼，（對劉）在外面還沒有玩夠，還跑到家裏來玩。

劉：你不要誤會，剛才那是在排戲。

太太：我知道是在排戲，不是排戲，你們怎麼能到一塊；哼！排戲，晚上在旅館里排戲還不夠。大白天跑到家裏來排戲。

洪：劉太太！你說話要有點分寸，再要胡說八道，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太太：你什麼利害，儘管使出來！

洪：你這個沒有見過大局面的，你認清楚我是誰？（已有打架姿勢）

太太：老娘認識你，你是這個男人的拼頭，大白天在屋裡幹那些要臉的事。（洪撲上來，劉擋住。）

劉：混蛋！你有什麼證據。

太太：哼！還問我要證據嗎？剛才我進來，她不是說：「剛才那是多麼危險的事，要是給

外人看見了，那怎麼辦呢！」我問你？有什麼事，怕給外人看見了。

洪：那是……

劉：你別說，剛才那一段是劇詞。

太太：嘿！是劇詞，抱在一塊，你愛我，我愛你的，那是幹什麼？

劉：那實在是戲！

太太：戲戲戲！誰說是戲呢？

洪：你要不相信，還有你家的老媽子呢！可以叫來問一問。

劉：對了！問一問就知道了。

太太：王媽！

劉：出去了。

太太：出去了，啊！出去了，你們作什麼鬼事，她怎麼會知道？

劉：老媽子剛才還在一塊作戲來；來了，你問她是真的，還是假的。

王：（哭着由外面進來。）

太太：王媽！你哭什麼呀？

王：人窮了，就那樣好欺侮。

劉：誰欺侮你了？

太太：別哭了，人都要氣死了！你快說，剛才是怎麼回事？

王：你剛一出門，他就回來了，拿的豬肉給條子，他說這位小姐要來，沒有招待品，叫我想法子，我說外面欠的賬太多了，人家都不欠了，他把大前天給我的那一塊錢，又叫我拿出來，（指着桌上的東西，）就買了這些東西，他說不夠，沒有烟捲，又叫我到當舖去……………

劉：王媽……………

太太：到當舖去幹什麼？

王：把他穿的那套西服，拿到當舖里當去，當了五塊錢，買一筒烟，還買些別的東西，我拿回來了，他叫我收拾飯，我一直在廚房里，後來去把我叫出來。這位小姐就不見了，他就在我身上動手脚的，這位小姐，忽然在這屋子裏喊，叫快一點呀！等不耐煩了，（又哭起來）你瞎了眼睛，你看我人窮了，骨頭比你重的多，天呀！這叫我家丈夫知道了，我怎麼活下去呀！

太太：現在還說什麼，快走把老媽子調戲的，叫他跑出去，你們好幹不要臉的事？

洪：你是什麼東西，你敢侮辱我。（向前撲，擋住。）

太太：我侮辱你？我家里的一切，他都不管，他把褲子當了，給你買東西吃，你是什麼東西，你這不要臉的四等貨。

洪：誰是四等貨。（氣極）

太太：你！

洪：好！（兩人打起來，劉在中間勸架勸不開。）

劉：不要鬧了，我的戲……（停止打架）你們都誤會了。（將劇本擡在太太面前）你看看就知道。

洪：今天晚上的戲，我不演了，你們欺侮我，哼！

王：（拖着劉的衣服）你跟我見警察去，你把我當作什麼人？（洪與太太又吵起來）

胡：（由外邊跑進來）導演！導演！出了事情了！（稍微緩緩氣）

劉：出了什麼事情呀？

胡：我到了田公館敲了半天門，才出來一個老媽子，我問田宏俊在家嗎？老媽子說不知道，我就奇怪，這是他家怎麼能不知道呢？她說沒有這個人。

劉：那就是他的家，怎麼能沒有呢？

胡：我就給他說，就是今天晚上要演戲的那位田先生，那個老媽子才說，你就問大少爺好了……

劉：你說出什麼事情了嗎？

胡：你別忙，聽我說呀！我叫他來排戲，你猜老田說什麼？

劉：他說什麼？

胡：他說，不要緊，每一次排戲，都是你到我不到，我聽這句話把我氣急了，我說米斯洪在這等着呢！他才跟我一塊出來，走××街不是很近嗎？他偏要走那××條街，這一半路還人多，我說××街人太多，不好走，他說，要的是人多，走××街，是他每天必上的功課，到了街口，掏出鋼筆拿着本子，像一個新聞記者一樣，不知道記什麼，××街，走完了，他很不高興的說，今天倒了霉，你猜他幹什麼了？

劉：幹什麼？

胡：見着一個女人，就給打分數，今天見的女人，沒有一個夠上八十分的。

劉：無聊！你說究竟出什麼事情？

胡：別忙呀！這不是沒有事了嗎？哎！就在這個時候，出了事了。

胡：快說吧！

胡：忽然前邊有一位小姐，他穿的什麼假裝說，這個要得瞞！跑到跟前三擠兩擠，那條小姐罵起來，嘿！罵的可利害了，擁了一大堆人，警察把老田和那小姐叫到警察局里去了。

胡：後來怎麼樣？

胡：後來，我沒有辦法，就回來了。（大家又吵鬧起來）

警：（將門一下推開，慢慢進來，大家都看着警察死板的面孔）你姓劉是不是？（都真明其妙，）只有王媽跑上前去告訴，太太，漢，也跑到跟前，各訴各的理由，一時三人圍着警察亂吵一陣，弄得警察無法應付，大叫起來。）不要再亂吵，有話慢慢的說，（三人停止了吵，結果警察一句也沒有聽着，胡在一旁真明其妙，警察推開着王。）他們倆位吵什麼？

太太：（同聲）我們……

警：別忙！是她報告的，叫她先說，然後你們再說，（指着王）你說，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王：太太不在家，我在廚房裏正做着飯，他跟這位小姐不知道在鬧什麼鬼！他把我叫出來，這位小姐不見了，他就在我身上動手動腳的，這位小姐在屋裏，還叫快一點，這叫我丈夫知道了，我怎活下去。（哭起來）

警：你別哭，你說你是為什麼？

洪：我是洪公館，洪廳長的女兒，這次難民募寒衣，募捐委員會請我演戲，我想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就過着這位導演，今天他請我到他家去排戲，他太太回來說我和他有關係，跟我吵了架還不算，還打了我一頓，哼！今天晚上的戲，我不演了。（指着劉）晚上的戲，演不成，由你負責任，不但登報給我恢復名譽，還要賠償我的名譽損失，不然叫我父親到法庭去告你。

警：好了，什麼我都知道，你說你鬧着爲什麼？

太太：把我扔在家里，他不管，整天和她在外面混，晚上住在旅館里，在館子里吃出吃進的，今天外邊債戶實在攪的我沒有辦法，我才出去找他，找了一圈沒有找着，我回來了，他們兩個人你愛我愛你的抱在一塊，她還說，剛才可是多麼危險的事，給外人看見了怎麼得了。

警：還有別的證據嗎？

太太：我才說的不是證據嗎？

警：口說無憑！

太太：（大生氣）這些事還有什麼證據？兩個人在一塊兒，我沒有把你叫來看看，那兒出來你這路警察？

警：一會到局里再說吧，（對劉）你有什麼話說？

劉：沒有什麼話說。

胡：先生，這件事我全知道，我告訴你吧……今天……

警：你是幹什麼的？

胡：我是這次募捐會的職員兼演員。

警：啊！你還有兩個職務，我早認識你；（指刻）也認識你，你們都是演文明戲的，你們真會挖苦人哪！上一次演的戲，把我們算是給你們罵到家了。

胡：我們演戲，怎麼把你們罵到家了，我們的戲與你們有什麼關係？

警：有什麼關係，上次演的，「視察專員」裏頭說，警察喝醉了酒，只穿一條制服褲子，光着膀子，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打老百姓，我問你，中國那一個地方的警察是這樣？

胡：那是俄國作家戈郭里編的，你去找他好了，與我們沒有關係呀！

警：就叫與你們有關係，跟我走！

胡：叫我幹什麼？沒有我的事。

警：沒有你，剛才你說什麼，一塊走！

洪：（指着太太）你利害，罵我不要臉，到警察局去，我給你點利害叫你試試！

太太：好！我跟你去，「你就不是人，（又要打起來的樣子。）」

刻：（將太太兩臂抓住）你還鬧什麼？今天晚上的戲……（氣得要昏）

閉幕！

家 務

時間：一九四〇年某天上午

地點：戰時後方某鎮

人物：楊大爺

竹葉

楊秋發

桂香

楊紹福

趙宋

背景：楊宅的一個庭院。舞台後左角伸出樓房的一角，右角是一面門，圍牆外可以看見簡單的花木。後牆上有垂下的柳梢。台左前邊有一顆大的柳樹，柳樹下放了一塊又平又光的青石。台右前邊架起了一根竹桿，上邊搭了一件剛洗過的衣服，旁邊擺了一個洗衣盆。

序幕：上午十時左右。台上充滿了柔軟的太陽，精神飽滿的大嫂，她名叫竹葉，坐在洗衣盆旁邊洗衣服，哼着自然的小調。她精明強幹，言語流利，身上穿了一套短襖短褲，雖然不是精美的布料，卻特別乾淨，哼着的小調忽然停止，像有點生氣。

竹：（以下簡稱竹）這個死東西，老宋————老宋————

（這時候圓門外來一個懷孕有七個月的婦人。她名叫桂香，人很忠厚，也穿了一套短襖，短褲。但是顏色比較鮮豔。挾着幾件晒乾了的衣服，拿着小凳，提着棒槌，很興的出來。）

桂（以下簡稱桂）大嫂，你叫老朱幹甚麼？（於是將小凳放在青石旁邊坐下。）

竹：這死東西，叫他給我打水去了，就不來了。

桂：爸爸叫老朱上街去了。（將衣服摺起來，放在石頭上，拿起棒槌來喘……喘……的極衣服。）

竹：（取笑）喂！老二這次回來，給你帶了些什麼東西？

桂：什麼東西也沒有帶。（理衣服）

竹：算了吧！何必騙我呢？

桂：真的沒有，我為什麼要騙你呢！

竹：老二在外頭住學堂，一年頂多回來一次，你們倆又那麼好，還不給你帶點好東西！

桂：你別說這樣的話了，他從來就沒有給我帶過東西。（取笑）那兒有大哥跟你那樣好，每次回來就給下帶些好東西。

竹：（取笑）老二有什麼關係？我又不要你的。

桂：你別說這樣的話了，他從來就沒有帶過東西，那兒沒有心怕給我買東西，再說說都在大哥和爸爸手裏，他那兒來的錢？——

竹：噤嘴！你把他說得多麼可憐哪！他在外頭住學堂，吃好的，穿好的，看新戲，每一個

衆：大嫂，笑什麼？

竹：（忍住笑）叫你快點打水來，我等着用，你一去就不來了。

衆：哎！我一個人，不能分身呀！老太爺叫我去請李保長，我不能不去呀！……

桂：「李保長」！找他有什麼事？

衆：還不是爲了壯丁的事嗎？

竹：李保長來了沒有？

衆：還沒有，等一會就來。（想）哎！大嫂，你看我腳上的鞋子，破的實在不能穿了，看

大哥有不穿同舊鞋子，給我找一雙。

竹：他那兒有舊鞋子，什麼都丟了，就是連腳上那一雙，叫什麼呢？鞋！五六塊錢一雙，

我都穿不起，你還想穿！

衆：二嫂，二哥這次回來帶的有舊鞋子破衣服沒有？

桂：差點命都逃不回來，還有工夫帶那些東西。

衆：（看了看）水還要不要？

竹：夠了。

（衆提水桶下）

竹：（洗衣服正起勁的時候，忽叫一聲）

桂：幹什麼？

衆：（由水盆裏提起一件洋布衣服）你看，真是碰到大鬼了，這麼好的一件衫子，背上還破

了兩個洞！

桂：（看了看）噫！噫！噫！可憐了！

竹：現在的東西，貴的簡直不能買，一尺土布，都要五六毛錢，還不算洋布。

桂：你看我穿的這件小夾襖，在沒有打仗的時候，十九分錢一尺。現在要一塊多。

竹：噫！真是倒霉透了，（起來搭衣服）噯！你沒有聽說，咱們家的壯丁叫誰去呀？

桂：（理衣服）我沒有聽說究竟叫誰去。

竹：我看叫老二去？比較合適一點。

桂：不，他怎麼能去。還要念書呢，我看大哥去要好一點。

竹：你大哥去那兒成呀！那幾竿，別人前連幾句話都說不上來，只有作作生意，在家照

着家務，老二念了這麼多年的書，有學問，身體結實，人機伶，朋友又多，當了兵，

要不了幾個月，就會當大官，你就是太太了。

桂：「太太」，你去當吧！

竹：我沒有那個命。老二當兵做了官，你不是「太太」？

桂：我是太太？哼！大哥生在前頭，長在前頭，家裏無論什麼事，都應該大哥先去，然後

才能輪到他身，照理說，大哥當兵做了官，你才是「太太」呢！

竹：（一頓）你大哥生在前頭，長在前頭，得了什麼好處？整年的外面作生意，掙不着錢

，都給老二上學用了，給你們作一輩子牛馬！

桂：他住學堂，是我叫去的？我沒有到那裏，他早在外頭念書，那個時候，你為什麼不給

大哥說？別供給他，你在我面前說這些話，錢是我花了，就是他把書念成了掙了錢，還不是大家的，與我有什麼好處？

竹：大家的！恐怕，是這樣吧？等到老二把書念成了，作了大事，發了財，把你搬出去，你們享福，還認得這些人是誰？

桂：呵，我還沒有看出來，你們早起了壞心眼，大哥掙了錢不拿回來，恐怕我們將來分！

竹：胡說，你大哥什麼時掙的錢，沒有拿回來，你有什麼證據？

桂：哦！你怎麼知道老二作了大事不管你們，憑什麼？其實你說這些話，我們根本就沒有想過，現在我才知道你有私心。

竹：誰有私心？

桂：你，由你剛才說的話裏頭就看得出來。

竹：我有私心啦！你才私心，老二的那一方面不如你大哥，你大哥辛苦了這麼多年，身體勞成那個樣子，一點精神都沒有，他怎麼去當兵呢？

桂：大哥的精神還要怎麼好？沒有飛上天！銀錢都從他手上過，想吃什麼就吃，想穿什麼就買，願意怎麼花，就怎麼花，還要怎麼樣？

竹：無論怎麼說，老二都應該去，他現在還要念書，就是把書念成了，還是不在家，在外頭替事情，當官，現在當兵，過幾個月，還不是一樣的當官嗎？

桂：老二念書當的『文官』，這種『武官』應該大哥去。

竹：有理跟你說不清，你說我有私心，你才真正有私心。

桂：說我有私心，你沒有，天曉得！

竹：對了，天曉得！

（這時，光涵穿了一身學生服，狹着剛換下來的襯衫，手裏拿着一本書出來。）

先涵：（以下簡稱光）又在這兒吵什麼？（這時兩人都不說話。光看了看，將自己的襯衫

丟在洗衣盆裏。）給我洗一洗，大嫂，爲什麼？

竹：爲什麼？你問她！

光：爲什麼跟大嫂吵嘴？

桂：（一頓）我不知道。

光：（看看都不答話，走到樹旁，靠在那兒看書。）

（這時彼此都生着氣）

竹：老二來了，你爲什麼不說給他聽呢？

桂：我不願意，你爲什麼不給他說呢。

光：（不耐煩）吵！吵！吵！……又吵。

桂：只許他說，不許我說。

竹：才幾天，我看利害要吃人了。

桂：這屋裏都是你的世界，還有別人活的路沒有？

光：到底爲了什麼事？值得吵架？

竹：就是出壯丁的事兒，爲提了那麼兩句，他就跟我吵得翻了天。

桂：你先跟我吵，還是我跟你吵？

光：唉！還有什麼可吵的呢。商量着辦，無論誰去，都是一樣。

桂：他提起來了，我說了兩句，他就七七八八的說了一大堆不進耳的話。

竹：先別忙，叫老二把話說明白了，我說現在日子給弄壞了，生意也作不成，本來你大哥生在蘭頭，長在蘭頭，應該他去……。

桂：你剛才不是這樣說的？見鬼。

光：又吵！

竹：你先別忙，等我給老二說完了，好不好？

光：好好，你別生氣，你說吧！

竹：你大哥這幾年，管了餉子，還要操心到家裏，身體都勞乾了，你想，他還有空過軍事訓練又不懂體操，連槍都不知道怎麼拿法，我沒有一定說你大哥不去，叫你去，他就說我怎麼不好，怎麼有私心，我到家六七年了，什麼事兒我有過私心？老二，你說……。

光：你別生氣，這些事都很容易辦，（轉身對妻）真是這點小事，也值得跟大嫂吵嘴，……

桂：你問問他，你不在這兒的時候，他是怎麼說的。你聽她現在說的那樣好聽。

竹：老二不在這兒，我是怎樣說的？跟剛才還不是一樣。

桂：誰能說錯你那張嘴。

竹：喂？現在老二在這兒。你說呀，老二不知道，還說我這當嫂子的不是，欺侮你。

桂：哼！他沒有家的時候，你說的那一套，只有天曉得。

竹：看……看……看，叫你現在說，你又不說了，老二你看，真是冤枉！哼！

光：大嫂，你别生氣，都是一家人。

竹：（冷笑）哼……哼……我才把這點小事不放在心上。

光：大嫂剛才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大哥這幾年經營舖子，夠辛苦了，讓他在家休養休養，

再說我到家務一點都不清楚，叫大哥在家，比較好一點，還是我去好了。

竹：就是你大哥去，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桂：在那兒找你這個傻瓜，你聽他那麼一說，你就信了，你不能去。

光：看看，你又來了，我去有什麼關係呀？大哥在家專照料家務，不是很好的嗎？

桂：你不能去，無論怎麼說，大哥得聽我的。

竹：老二他懂麼，我不跟你說。

桂：去你的（對光）你真聽了聽那一套鬼話，我不叫你去，你真的要去，你得把我按頓一個地方。

竹：老二這幾年在外面，家裏也沒有人把你吃掉了。

桂：陳你的，我知道（對光）你舒服了。（對光）你要走，得把我帶上，不然，你就走不成。

（對竹）我知道你起了別主意，叫他打仗，他死了，把我一賣，這一份家產全叫你們得去了，你……

光：別鬧了，我去，大哥去，都不是一樣嗎？大哥去當兵，我去念書，爸爸老了誰來照管家？

桂：你不會在家裏？別念書了！

光：那何必呢？讀了只這麼多年的書，有什麼用處？

桂：在家裏沒有用處，到前綫就有用處了？

光：真是有理跟你說不清。

桂：他說我不對，你也說我不對，我還有對的地方嗎？

光：糊塗。

桂：糊塗，你說我糊塗，你光顧了自己，還想到別人嗎？他們都不去，叫你去，留我一

個人在家，出進連一句說話的人都沒有。

光：好！好！好！你聽我說呀！

（正在爭吵中，林發頭上帶了一個帽頭，洋襪，布底鞋，袍子套了一件灰布大褂，上面套了一件絨子坎架。）

林發：（以下簡稱林）什麼事呀？老二，什麼事情，鬧得這樣利害。

光：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情，是咱家出肚丁的事，就爲了這個，吵得鬧了天。

林：還有什麼吵的，老二，你在家照管着家務，侍奉着爸爸，我去好了，唉！這點小事情，我早就決定了，你們還有什麼吵的呢？真是！

光：大哥，你在家吧，還是我去好了。

竹：老二要去，就讓他去好了。

林：暖！我這次想出去多跑幾個地方，多見一點世面，還是叫老二在家吧！

竹：我跟老二說好了，你何必要去呢。

林：我去不是等於跟老二去一樣嗎？

竹：明明不一樣，老二住過學堂，當過童子軍，受過軍事訓練，你懂什麼？身體瘦得像猴子，風都能把你吹倒，連鎗都拿不動，跑到前綫去送死？

竹：送死，你沒有聽見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次的打仗，不是從前那些軍閥，你打我，我打你，自己打自己，是日本鬼子想滅中國，逼得我們沒有辦法，才起來抗戰，在這抗戰期間，當兵是每一個人應當盡的責任。

竹：我不懂，誰教會了你這麼一套？

林：真是沒有見過世面。城裏頭的標語、報紙、宣傳隊，都是這樣說！起初聽了，我心裏想「日本人離這裏有幾千里遠，何年何月才能到這裏，我看了一次活動電影，日本飛機也上海南京，一條街一條街炸光了，我還不信日本鬼那兒有那麼利害，有一次日本飛機轟炸西安，你該聽人說過了罷！炸壞的房子數不清，人，哎呀！都燒臭了，有一個老太婆坐屍首旁邊，不說話，也不哭，像木頭一樣的楞起來，那種情形，要是你在那兒一看，不，晚上睡不着覺，包你連飯都不想吃，我要是那一次給炸死了，別說我們的骨頭，連灰也找不着……」

竹：得了，得了！

林：舊腦筋，沒有一點「國家觀念」。

竹：甚麼「國家觀念」？我不懂，別在我面前放這一套洋屁！

林：洋屁！你們這種人哪！對於抗戰的新思想一點都不懂。

竹：你懂，你懂，……你懂！

老：大哥大嫂別讓了，還是我去。

林：你別去，在後方一邊念書，一邊宣傳，拿着旗子在大街上講演，有時候還可以下鄉宣傳，你的書快要念成了，前途有希望，將來可以作大事。我今年三十多歲了，認得的那幾個字，可以教得清，作一輩子買賣，有什麼出息。

光：你走了，家裏就沒有人照管了。

竹：老二要去，就叫他好了，你就在家吧！

桂：他不要大哥去，我也不要你去。

竹：噯，是老二自己要去，也不是我叫他去，你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

桂：我說我的，你管得着！

竹：怎麼？利害的要上天了。

林：別囉嗦了！

桂：你才利害得要上天了。

光：還說什麼！

桂：大哥爲什麼不去？叫你去。

湘：這些事，沒有你們女人，少管閒事！

桂：我偏要管。

光：這成什麼樣子，你再吵。

桂：我吵了。

光：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有你鬧的什麼？

林：老二，別說了。

桂：我要是別人，你請我管，我也不管。

林：好了！好了！我去，大家不准再鬧。

竹：不成，你也不能去。

林：看……看……你又來了。

管：老二要去，就讓他去好了，你爲什麼要裝這個樣子，這個是好裝的嗎？

林：滾開！

竹：你殺了我，你打死我好了。

林：糊塗東西！

光：別吵了，叫外頭人知道了，成什麼樣子，我去。

林：我一定要去，看誰管得着我。

（這時桂光吵了起來，林與竹吵了起來，朱跑了出來攙架，攙了半天搞不開。）
朱：喂！有什麼事，還說不完，何必吵成這個樣子。（攙開）

（這時候都停止了吵架）

桂：我沒有見過這一般該死的女人。

朱：大哥我們兩個都去，叫他們兩個吵吧！

朱：有什麼事情，商量着辦，都別生氣了。

竹：沒有事找事，老二去了，不就完了嗎？

桂：大哥去，不是一樣。

朱：大家都少說兩句，看把大哥二哥氣成什麼樣子！

竹：（對朱）照理說，你大哥應該在家，因為……

桂：（對朱）照理說大哥應該去。

竹：等大哥到前綫上給打死了，連個孩子都沒有，你想得家產是不是？

桂：你說我想你們家產，叫老二去當兵，你不是也想我們的家產，你沒有孩子，我有孩

子？

竹：你肚子裏不是懷了一個。

桂：還沒有出世，誰知道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竹：你還有個指望。

桂：（有點不好意思）不要臉。

竹：你不要臉！（兩人起吵來）

朱：算了！算了！

光：別攪，儘他們吵吧！

（這時楊大爺上來了，他是一個很有錢的老頭，兩人看見父親來了，都靜靜地站在那兒。）

楊大爺：（以下簡稱爺）吵什麼？吵什麼？

朱：沒有吵什麼，爲了一點小事。

爺：什麼小事？

朱：咱們家的壯丁，叫誰去。

爺：還有什麼吵的。

光：爸爸你別生氣，叫大哥在家，我去好了。

林：不，老二。爸爸，叫老二在家念書吧！我現在沒有事，我去好了。

爺：就爲這點小事情，吵得翻了天。叫外人聽見了，當出了什麼大事情，這點小事情，我已經叫人辦去了，用得着你們操心。

（竹、桂兩人都轉過來聽）

爺：還不進去，呆在這兒幹什麼。

（兩人一笑，轉身跑下去。）

爺：你還是好好的住你學堂去，不要胡思亂想（對林）雖然炸了，也不要緊，西安的市面又好了，我正在想辦法，咱們重開一個舖子。

朱：（氣憤的）這樣好了，你們都怕死我不怕。

林：那也好，免得多費事。

林：爸爸我看鋪子別開了，日本飛機一來，要是再炸了，那不是更吃虧嗎？還是我去吧！別讓老朱去。

林：爲什麼？

林：公家知道了，是犯法的。

林：想犯什麼法！

林：爸爸別再老朱去，他家裏還有母親，女人，孩子，一大堆，却靠他養活……

林：他家裏有母親孩子一大堆，你沒有？

朱：我家裏的事，你們別管了，雞不尿尿，還有個出路，你放心，他們總不會餓死，人一有錢，命就寶貴了，沒有錢的人，別說到前綫怕槍子，刀擺在脖子上都不怕，老朱怕你們到前綫給打死了，我不怕死，我替你們去肥！

朱：老朱，你真的願意去嗎？

朱：老朱向來說一句算一句。

林：這樣也好，你放心，我們絕對不會叫你吃虧的。

林：爸爸，你老人家別這樣想，公家有命令，僱壯丁的事兒，要是給上頭知道了，咱們全家都不得了。

林：出了事情，有我一個人担代。

林：爸爸，現在的前方和後方，都是一樣的。你老人家沒有看見要那一次大轟炸，燒毀的

房子和人都沒有法子計算，有許多入爲了報仇，自願起來當兵，「生死由命，在劫難逃」，那一次炸的那樣利害，我沒有給炸死，我這次絕對不會有什麼不幸的事。

爺，你說的這些話我都知道，你這麼大的年紀，亦當了兵，老二還要住學堂，都走了，把媳婦丟在家裏，叫我給你們養活。

亮：爸爸，露壯丁是不應該的，給當局知道了，要槍斃的，你想前線的戰事，打得那麼利害。再說，前線有幾十萬人，比我們更高貴的人，多的數不盡。我們是應該去的，敵人已經打到橋關了，我們還不趕快去，要是打回我們這裏來的時候，就是想去，也來不及了，大哥你就聽爸爸的話，在家裏我去好了。

爺：去！去！都去，我把你們養活大了，都不願在家裏，都要離開我，不要你們去，還是爲了我，沒有良心，你們要走，都給我趕快滾，把你們媳婦都帶去，家裏一個都不要，看我活得了，我掙下這份家業睡下都吃一輩子。（氣憤而下）

朱：老爺爺發脾氣了，還是我去。

亮：（很急忙的跑出來）爸爸生氣了，什麼事？什麼事呀？

爺：你的！都不是你們吵：吵：吵：吵出來的事，老二，你在家吧！

亮：（大氣）你還這樣說，家裏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懂，把我留在家裏幹什麼。只要你想去，以後有的是機會。

亮：（在房旁邊用手捏爺）老二生氣了。

亮：（把爺的手掙開）別來這一套，我一定要去。

光：大哥，你就要把我氣死了呢！

朱：你這樣亂爭，也沒有個結果，我看這樣辦吧，你們兩個拍籤吧，抽着誰，誰去，好不好？

林：好。

光：（還想爭執，彼此看了看，下了最後的決定）好！（幕下）

一九四〇年稿於劇專

（完）

大少爺

時間：現在

地點：某鎮

人物：陳老太太

陳大少

惠芳

小云

奎生

李掌櫃

孫掌櫃

乞丐

王老五

佈景：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客廳

——第一場——

太：（惠芳扶老太太出來，坐。椅上哭，芳站在旁邊擦眼淚。）
芳：媽，你別難過了，等他回來，好好約點銀兩量！

太：整天整夜的睡在燈底下吃煙，家裏的事一點兒都不知道，你說怎麼辦！

芳：媽你別這樣難過了，現在爸爸死了，他不管誰來管，又不是別人的家，你休息休息吧！

太：以前有你爸爸在，家裏和舖子裏的事都弄得好好的，他一點都不操心，現在你爸爸死了，舖子裏的事，一點都不清楚，一塌糊塗，你說怎麼辦？

芳：媽，現在也說不了這些了，你休息休息吧，你在家看看門，我在學堂去叫奎生把舖子裏的櫃檯和家當櫃叫來，叫小云去把他爸爸找回來。

太：好，你去吧！

芳：我拿件衣服。（進內室去。奎生和小云吵着嘴，由外邊上場。）

太：我沒有見過你這樣沒良心的。

生：誰沒有良心？

太：你，大前天爺爺給了我八毛錢，我給你分了四毛，今天向你借兩毛錢，買一枝鉛筆你都不借。

生：上個禮拜，爺爺給我一塊錢，我不是給你用了五毛嗎？我那兒多用你一個錢，爺爺給你買東西的錢，你吃掉了，向我借錢？

太：你有理，媽上次給我的兩子，叫你偷了一半，還說呢？羞，不要臉！

芳：（身上套了一件衣服，跑出來）啊！你們兩個回來了，快去找你爸爸回來！

生：我不找他，又不知道跑到那兒吃煙去了，我叫他，他會罵我！

芳：快去，你就說你爺爺死了，叫他快回來。

云：什麼，爺爺死了？（發現奶奶在旁邊哭，即速跑進內室去哭起來，芳也跟着進去。）

太：（在那裏哭得更傷心）

芳：（將生云推出來）快去，別哭了！（生云一邊哭，一邊下去。）

太：現在都是你們的日子，你得多照看着點，弄得不好，你們要受一輩子罪的。

芳：媽，你休息一會吧，我扶你進去。

太：不，我要在這兒坐坐，進去看見你爸爸，我心裏更難過。

芳：媽，你別難過了。

太：他倒先死了，把我在世上受罪……唉！我看你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芳：媽！算了吧

太：孩子們這都太小。

陳：（穿上一件大袍，帶着眼鏡，提着手杖，手裏拿着一大缸鴉片煙，高興地唱回來。）

芳：（急跑上去）你回來了？

陳：傻，傻……小心碰倒了我的烟，那兒來這股子洋勁呀！是怎麼回事兒呀？

芳：你看見小云了嗎？

陳：幹什麼？

芳：我叫小云找你去了。

陳：找我幹什麼，我又沒有死，問來，會回來的。

芳：爸爸……死了……

陳：啊！爸爸……死了……

芳：（向旁邊一聲哭起來）

陳：（將烟灰在桌上，跑過去看了一看又跑出來。）天哪！家裏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舖子裏的事，一點也不清楚，唉！爸爸：你怎麼死的這樣糊塗，什麼事都不告訴我。

太：你爸爸沒有死的時候，叫你多照管點，你不理，現在我看你怎麼辦呢？

陳：誰知道他死得這樣快嗎？

太：現在你爸爸死了，家裏放出的款，還有舖子裏的事兒，你一點都不清楚，現在壞人多

好人少，人家要是黑良心，我們怎麼辦呢？

陳：媽，你別哭了，我們商量商量，你一哭我的心都亂了，（對妻）你也別哭了，我們商量一下事情應該怎麼辦？

芳：我叫奎生，叫舖子裏的孫掌櫃和李掌櫃去了。

陳：對了，把他兩個叫來，商量怎麼埋法，交給他們兩個去辦吧！媽，你別哭了。

太：舖子裏的賬目，你得趕着這個時候弄清楚。

陳：你先別急，他們都是爸爸的老朋友了，我想他們不會怎麼樣，等把爸爸埋了再說，（

拿起烟缸）你先扶着媽進去，趁着他們還沒有來，我先把櫃過了再說。（進）

太：你快燒點水給你爸爸把足洗了。

芳：好，媽，我先扶你進去休息休息。（兩人都下，奎生領李孫兩掌櫃上。）

李：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死了，唉！

孫：你說人活在世界上有什麼意思！

生：請你們兩位進裏邊去看看。

李：好，我們進去看看。

孫：好（兩人都進去了。）

生：（在場上踱來踱去，走到桌旁站住，沉思了一會進去。李孫兩人都噙着氣出來。）

芳：請你兩位先坐下吧！

孫：大少爺呢？

芳：在裏邊吃煙，我去叫他來。（進）

孫：李兄呀！我說總有這樣一天，怎麼看，應了我的話了吧，我們的機會到了，這件事咱們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李：不成問題，這件事咱們倆回去訂計劃，你想老頭子……唉！（作手勢，裏邊有人出來。）

芳：（拿着水煙袋其盞出來。）請你們先吃煙喝茶吧。

李：少奶奶，大少爺在那兒呀？怎麼還不出來呀？

芳：在裏邊。

孫：得叫他出來呀，這麼大的事得和他商量一個辦法呀。

李：是呀！

芳：奎生！奎生！……

生：（跑出來）幹什麼？

芳：快叫你爸爸出來！

生：（轉身）爸爸……爸爸……（跑進去）

孫：昨天我還同老水爺談了半天話，精神很好，今天就死了，唉！這真是想不開的舉！

李：上了年紀的人一口氣，一奉，就完了。

芳：這次要你們兩位多幫忙了。

李：當然的。

孫：這還用客氣嗎？多年的老交情。

生：（拉着陳出來）快！快！快！

陳：（手裏拿着烟具）小孩子別亂鬧，等我把烟吃飽再說。（轉身向內跑）

生：（拉住）人我都在這裏等着你。

芳：李老爺和孫老爺來了。

李：大少爺，你看老太爺倒下頭了……

孫：唉……咱們得商量商量，這是怎麼個辦法。

陳：啊！你們都來了，你們先商量，我吃兩口烟就來。（跑進去，李孫對眼冷笑）

芳：（芳生嘆氣）以後怎麼辦呢？

生：這都是怪我爺爺，和你們大家，不讓他出去作事，怕在外邊跑壞了，都勸他在家裏呆

着吃，都說吃上穩了不要緊，家裏有錢，看他能吃多少，現在你們才知道。

李：現在商量事情怎麼辦，過去的不必提了，事情總有個下場處。

孫：這就非大少爺不可了，咱們誰敢拿這個主意。

云：（跑的喘氣，滿頭大汗。）媽，沒有找着，烟館裏我問過了，人家說剛定。

芳：已經回來了。

云：呵，回來了。

李：在房裏快去叫他出來。

芳：快去叫你爸爸出來。

云：爸爸……爸爸……（跑進去）

孫：少奶奶，我想老太爺辛苦了一輩子，這次應該大大的熱鬧一下。

李：這是當然的了，辛苦了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回。

云：（拉着陳上，陳拿着烟具。）

陳：呀：這孩子別鬧了，我已經知道了，等爸爸把這口烟抽了再說。

云：人家都在等着你。

李：大少爺，你別走，這事非你不可。

孫：你來了，決定了怎麼辦，我們就趕快預備好了。

陳：呀，這件小事情，你們看看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何必一定要叫我呢？

芳：（生氣）我沒有見你這樣沒有出息的人，父親死了，還有比這更大的事情嗎？

陳：好人物，你也會用我來了。（上前要打架）

李：（攔住）大少爺，別生氣。

隨：我爸爸在世沒有管過我，她來管我。

李：咱們商量這事怎麼辦。

陳：你再看我兩眼，你們說怎麼辦吧！

孫：大少爺，你這次打算給老太爺花多少錢，錢預備的怎麼樣了。

陳：錢哪！我手上一個錢都沒有，這得和我媽商量，看他老人家有什麼辦法沒有，奎生，

快去叫你奶奶出來，奎生，快去叫你奶奶出來，奎生（回頭看見不理，走到跟前就是

兩巴掌）你聽見了沒有！

孫：大少爺，別生氣，別生氣，老太爺辛苦了一輩子，家產掙了這樣多，應該大大的熱鬧

一場。

陳：那當然的。（奎扶老太太上）

孫：老太太別難過了，人活百歲總有一死。

李：對於老太爺的喪事，你應該多出點主意。

陳：媽，你來商量商量，事情應該怎麼辦？

太：你們商量吧，我還能活幾天了。

陳：媽，這家產是你，爸爸，苦一輩子，掙來的，你說怎麼個辦法呢？現在爸爸死了，你說應該給他老人家帶點什麼？

太：棺材給買厚點，衣服給多穿點，其他你們看着辦吧！

孫：大少爺，老太太的意思和大家的意思一樣，你說怎麼個辦法呢！

季：對了，你說個辦法吧！

陳：好了，棺材買頂厚的，衣服買最好的，這些事情，請你二位看着辦吧，你們知道我對於這些事情是外行，一點都不懂。

季：錢怎麼辦呢？

陳：錢家裏一個都沒有，一切買東西的錢，鋪子裏先給了，以後再說。

孫：好了，就這樣辦吧。

陳：好了，一切事情，都算在你們二位了，花錢多少，都算是我的，我的烟還沒有過飽，我抽烟去了。

生：爸爸，爺爺死了，一切事情你自己不去辦，我看你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陳：好，現在你快成人了，反而教訓起我來了，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不願意在家，快給我滾！

生：別看你現在這樣子，受罪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陳：給我滾出去！

生：好，看着吧！（下）

太：奎生：奎生：小云，快去把你奎生哥叫回來（云下）

陳：別叫，叫他回來我也不理他！

李：我們兩個先去，把棺材和衣服買好，再預備別的東西。

陳：什麼事情請你二位多費心了。

孫：好，我們去了。（兩人下場）

芳：（嘆了一口氣，扶老太太下場）

第二場

（時間與第一場相隔兩個月，一切看起來較前寫的多了。）

太：（出來整理零亂的東西）

芳：（由外邊進來，端着一碗米，太芳互相看了看，芳將米放在桌上，幫着整理東西。）

太：咱們的日子怎麼過下去，放出去的眼，一點都不知道，他整天整夜的吃烟，對於事情還是一點不管，埋了你爸爸欠下外邊的眼，整天跑到家裏來要錢，現在餓子裏一個錢都借不出來。

芳：奎生和小云現在也沒有錢上學，整天的到處亂跑，唉！怎麼得了。

陳：（身上穿了一件油膩了的衣服，很高興的領着乞丐們喝着進來，奎生跟在後面，看見太芳兩人愁苦的樣子，馬了停止了喝。）（我聽見你們整天哭喪的樣子，我就夠了，家裏有什麼事情，把你愁成這個樣子，沒有錢用，你就這樣兒，就會有人把錢給你們送來，是不是？）

芳：人家是都像你那樣子，什麼事都管了。

陳：我這個樣子怎麼樣？不如你是不是？

芳：整天吃烟，家裏現在窮成這個樣子，你還管都不管。

陳：我不管，你來管好不好？

太：別吵了！

陳：他說看我的樣子，樣子怎麼樣？（芳轉身走進內室）

陳：伙計，給我一段最好的。

呵：好的多着呢，大老爺，我是有毛病的人，不喝點烟灰，就沒有勁。

陳：只要你唱的比外頭那一段更好，烟我有。

呵：把你不要的烟灰給我點喝了，有點精神……

陳：烟灰我都扔了，我還有烟泡，拿着……

呵：……聽……聽……謝謝你！（喝下去）

陳：……

太：（由內室跑進來，站在太旁邊）

呵：（唱起來）吃洋烟，這洋烟，聽我把洋烟裏一番，小姑娘吃了一口烟，長得樣兒賽天仙

，小伙子吃了一口烟，媳婦又巧又好看，老太婆吃了一口烟，返老還童四十年，大少

爺吃了一口烟，精神快活像神仙，趙雲吃了一口烟，長板坡前殺得歡，張飛吃了一口

烟，大吼三聲橋震斷，關公吃了一口烟，匹馬單刀過五關，劉備吃烟半輩子，招了孫

權他妹子，阿斗太子不吃烟，頭頂香盤送江山，孔明當年不吃烟，把命喪在五丈原，

古代吃煙的說不完，……

(李孫上場)

李：大少爺，不好了，這一下子不得了！

陳：怎麼回事？

芳：(由內室跑出來)什麼事？

孫：這一下子咱們的生意完了！

陳：咱們的生意怎麼完了？

李：咱們的舖子，昨天晚上起了火，一切東西全被燒光了。

孫：這真是天不幸呀！

生：哼……

陳：外頭還欠咱們多小錢？

李：外頭一個錢也不欠，咱們買了大批的貨，在外邊還借了六千塊錢，現在貨也燒光了，

這六千塊錢怎麼辦(拿出一本厚賬)大少爺，你看賬都在這兒。

生：你們兩個這一套，我早就看出來。

陳：你們的意思，這六千塊錢我得負責是不是？

孫：那當然了，舖子是你家裏開的，賺了錢也是你的，我們是伙計。外邊的錢，當然要你

負責任，有眼在這裏擺着。

陳：舖子既然給火燒了，賬是你們自己寫的，我說外頭還欠我一萬二。

生：事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

李：六少爺，不是這六千，還有老太爺治喪的一千多塊錢呢！

生：你們兩個爲什麼不再多說點，我們的家產，就全成了你們的……

陳：埋了我爸爸的錢，舖子裏早就給過了，誰不知永順隆的生意好，我爸爸現在死了，舖子裏的賬我不清楚，你們倆定的鬼計，把舖子拿火燒了，我不找你們兩麻煩就是好的，還來找我，外頭的賬我一概不負責。

孫：你不能不負責。

陳：一點都不負責，看你們把我怎麼樣，有什麼本事，到法庭去告我好了。

李：六少爺，你真的不負責？

陳：不是真的這是假的。

呵！噫！火是怎麼燒起來的，也有個原因哪？

生：對了，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孫：你要問火是怎麼燒起來回嗎？我更生氣，就是你介紹到舖裏當先生的那位好表弟。

陳：表弟怎麼樣？

孫：他每天晚上要吃半夜鴉片烟。

陳：他吃烟的烟，也沒有吃你們的，起火與他有什麼關係？

孫：昨天晚上，算了賬，我叫他睡覺，他不聽我的話，睡在烟底下死命的抽烟，一直吃的睡着了，還沒有歇，一翻身燈倒了，把被子箱子全都燒起來了。

孫：噫呀，剛纔起來的時候，火都把門突住了，差點我跑不出來。

丐：房子還的人多了，難道這是一個人都不知道藏嗎！

李：你是什麼東西，有你說的什麼。（把丐趕下）

孫：大少爺，你說現在怎麼辦呢？

陳：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生：你們前頭走，我們後邊跟上。

李：大少爺的意思，這些願要我們負責任。

陳：那你活該。

孫：大少爺，以後的事你不過問了。

陳：算我是個饅頭，一切事兒不提了。

李：好，我們做你這生意，算是倒霉了，（兩下）

芳：這樣不成，我們同他們交涉。

太：你爸爸辛苦了一輩子，開了一個舖子，你爸爸才死了兩個月，現在給火燒了，我理事

信恐怕不是這麼簡單，我們得同他們交涉。

陳：還有什麼辦法呢？錢字的眼目我一點都不知，叫我怎麼同人家辦交涉，剛才那兩個

傢伙，還說見外頭六千塊錢，找不出錯來，還得認賬，算了吧，忍口氣，吃虧是福。

生：爸爸，這樣的完了，叫外頭的人把我們還要罵死呢？咱們得同他那兩個辦交涉。

陳：唉！算了吧，（掏出一塊錢）金生快給爸爸買一塊錢的烟去。

生：我不去。整天叫我給你買煙，還有點正經事沒有？（轉身進去）

陳：好，我把你養大了，叫我買煙你都不去，還說指使你以後養活我（對云）小云，你聽話，快給爸爸買一塊錢的煙去，你乖，回來，爸爸給你糖吃。

云：哥哥不去，我也不去。

陳：（推云下）爸爸喜歡你，你乖，回來給你錢買糖吃。

云：回來你要不給我，下次我就不去了（下）

陳：我在這屋裏成了你們眼中釘了。（進內室）

第三場

同第二場相隔五個月

芳：（出來比以前更窮了）還不見家（聽見內室呻吟的聲音，跑到內室）媽你別急，我一會就來（呻吟的更利害，走進去）

李：家裏沒有人嗎？

芳：（由裏面出來）呵，李掌櫃你來了。

李：少奶奶，叫我來有什麼事？

芳：哎……李掌櫃，別再叫我少奶奶了，給說當少奶奶呀？

李：哈哈……有什麼事呀？

芳：求你點事情……

李：什麼事？你說吧。

芳：這四塊重的很利害。

李：怎麼也太大了？

芳：這錢銀的利害，沒有錢請醫生，求你借點錢。

李：這錢銀是來向銀哪，我的事情都沒有辦法，在外邊拉了許多眼。

芳：這錢銀，我們借點，有信用，可以借點出來，請你看到我爸爸的老面子上，給我想

法借點錢，等我們辦好了，就是我給人家作點工，也可以還得上。

李：這錢銀是開的孫家櫃，他的手頭，比我要活潑點。

芳：李家櫃，像他這樣的人，就是有錢我也不向他借。

李：（翻臉）……你為什麼向我借呢？

芳：因為你跟我父親……

李：人窮窮，你想，像我這樣的人，多了不敢說，百二八十的還不敢問題，只要你說一句

，別說這話，就是再多點也行！（笑瞇瞇的走近芳）

芳：（急走開）李掌櫃……

陳：（由外跑來，急急看見李，站在觀看。）

李：沒有關係，拿五塊錢夠不夠，不夠再拿五塊。

芳：（聽見李掌櫃的聲音，難過的流下淚來）

陳：誰叫李掌櫃到這裏來了，我一見你就是氣，快出去！

李：太爺，別生氣，不是我耍來，是你的女人叫我來的。

陳：（對妻）你叫他來幹什麼？

芳：……我……我……

李：慢……是你叫我來商量一件事。

陳：快給我滾蛋，聽到這兒來找什麼？

李：你這……

陳：快！

李：慢！我慢點你又怎樣？

陳：（狠生氣的走到李跟前，看了看沒有辦法）

李：哎，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

陳：別囉嗦，快出去！

李：好……好……好（下）

陳：我把你這不頂用的東西，我不在家，你都幹些什麼，我的臉給你丟盡了。

芳：你小真說這樣糊塗的話，我叫他來是借錢，給媽看病。

陳：好，他是我的仇人，你向他借錢，你為什麼不向別人借呢。

芳：向別人借，人家不放心，只要你有錢給媽看病，我就不向他借。

陳：當然有錢。

芳：在那兒，拿來！

陳：好大的氣呵，你先別忙，一會就有。

芳：我當你現在就有，一會才有。（生氣下）

生：（由外也回來）爸爸，我今天要走了，媽還不知道。

陳：奎生，爸爸有你這一個孩子，爸爸這次叫你去，實在是萬不得已，我的眼淚向肚子裏流了。

生：反正我在家，一點事也沒有，家裏現在窮到這個樣，奶奶的病也那麼重，吃沒有吃的，穿沒有穿的，當了壯丁還有八十塊錢，可以弄點吃的，還可以給奶奶看病，將來也許有辦法。

陳：哎！只怪你爸爸不好，把家弄成這個樣子，叫全家受罪，我是沒有出息，將來咱家全靠你了。

芳：（擦着眼淚出來）媽的病很利害。

生：媽，我現在不能不告訴你，爸爸把我賣給人家當壯丁，一會就要去了。

芳：（聽了呆起來）啊，把你賣了，（哭）孩子，你不能去，媽一輩子就指望着你成人，你不能去。

生：媽，我不能不去，爸爸已經用了人家一半錢了，再說我在家裏也沒有什麼事。

芳：孩子，你無論如何不能去，你是媽的命根子。

陳：我說你們女人的心眼太小，現在家裏窮的這個樣子，飯都吃不飽，你把他留在家裏幹什麼？孩子這次出去，也許會當了大官，咱們不是就有辦法了。

芳：算了，你顧了吃烟，什麼都不顧了，官是那麼容易當的，要是那麼容易，有錢人家的兒子，為什麼不去，掏錢叫我們去呢？

陳：有，有，這些糊塗女人說不清。

生：媽，這兒有四十塊錢，爸爸向我要，我沒有給他，你拿着這些錢，給奶奶請個醫生，把病看好了，同奶奶慢慢的過活。

芳：不要你的錢，孩子不去了。

陳：真是糊塗，把錢給我。

生：（瞪了他一眼）媽，你別難過，我去一個月，就回來，看你，奶奶問起我來，就說我作事去了，幾天就回來。

芳：你不能去，媽不能離開你。

生：媽，你拿着吧，人家都在等着我。

芳：我不要，你不能去。（拉着不放）

生：媽，不要緊，去的人多了，又不是我一個人，你放心！

陳：（在門外叫）奎生……快點……不能再等了，人家走了。

生：我也不見奶奶了，媽，我去了！（把錢放在芳的手裏）

芳：（把錢放在地上）我不要。

陳：（趕快把錢拾起來）孩子你去吧！（拉着芳）

生：媽，我去了。

芳：你這不瞎說的，爲了你自己吃烟，連孩子的命都不要了，天哪，我的命怎麼這樣的苦呀！

陳：我說你們女人太糊塗，出去總比在家裏好的多。

云：（跑回來）爸爸，我給把烟買回來了，你給我錢，我要買糖吃。

陳：好，把烟給我，（拿過去）給你一塊錢，叫你媽給你買糖去。（下）

云：（高興接着錢）媽，爸爸給我一塊錢買糖吃，媽，媽……媽，你怎麼了？

芳：（站起來）孩子，同媽找你哥去。

云：哥哥那兒去了？

芳：到外地去了。

云：呵！去了。

芳：（聽見母親呻吟的聲音，看了看屋子，難過忍住，拉着孩子的手，將要出去）

陳：（在內室驚叫）媽……媽……媽……

芳：（果在那兒，動也不動）

云：（急速跑進去看了看，嚇得又跑出來。）

陳：（跑出來）快去，媽死了，（向外面亂叫一陣跑出來）都來呀，家裏死了人啦，隣居們，請你們來呀！看在我父親的老面子上，求你們幫我點忙吧！李掌櫃來呀！（拖着李進大哭）李先生，你這次無論如何，要幫我的忙，求你念在我父親的老交情上，你得把我媽看看埋了。

李：那剛才你不是很生氣麼？怎麼又求起我來了呢？

陳：請你老人家別生氣，千不該，萬不該，都是我的不是，現在非你老人家幫忙不可。

李：你想在這兵慌馬亂的年頭，誰還有錢放賬，你想你現在窮的這個樣兒，就是人家有錢，也不放心你。

陳：求你無論如何得幫忙，你念起和我父親在一塊多年的老交情，也得看看我媽埋了沒幾
事情這樣一來，我簡直是暈頭暈腦了。（給李跪下）我有這一院房子和莊子，給你老
人家，你看着把我媽埋了吧，你得救我的命呀！

李：哎！你起來吧，叫你說的我心裏怪難過，哎！你爸爸和我在一塊半輩子，就是手頭再
緊也得幫忙。

陳：這樣就是你老人家救了我的命。
李：（拉着云慢慢的走出去）

李：親戚們，我想這還可以想點辦法。
陳：哎！別提這些親戚，這還不生氣，提起來我真想把他們都殺了，我爸爸在世時候，
時候，想不到的人都來認親戚，一家一大羣，自從倒霉之後，在路上碰着我，連點頭
都不，一句話完，有錢的是親戚，沒錢的什麼都不是。

李：現在也不說過去那些話，說也是沒有用處，你就把這房子寫給我，我看看把你媽埋
了，餘下的錢，你們好慢慢的過活吧。
陳：謝謝你老人家，我這就寫吧。

李：好，你先寫約據，我好出去設法給弄錢。

陳：好吧，越快越好。

云：（在外邊哭着跑回來）爸爸，媽……媽……媽跳井了！

陳：啊！你媽跳井了！

第四場

（與第三場相隔一月半）

陳：（由裏邊推着孩子出來，一點精神都沒有，像快要死的樣子，發瘋只張口，身上冷的戰抖，手裏拿着身上穿的褂子，身上穿的和一個乞丐沒有分別，孩子也瘦的可憐。）

云：（哭）爸爸，我要媽。

陳：唉！別提了，她看我倒霉，她跳井了，沒有良心的，死的好，免得整天遭罪。

云：媽，我要媽呀！

陳：小云呀，你給爸爸買點烟去，再過一會，爸爸就活不了。

云：爸爸，我要吃東西。（餓的直叫）

陳：你先把這件衣服拿去給爸爸換點烟回來，吃了有點精神，爸爸再給你想法弄東西吃。
云：爸爸，我剛才睡着的時候，看見爺爺奶奶和媽媽都回來了，給我帶了很多穿的花衣服，還有許多好吃的東西。

陳：別提了，他們都死了，怎麼會給你帶東西回來，你快給爸爸換烟去。

云：（提着衣，一倒一歪的走出。）

陳：（給在地下，冷的戰抖，拼命的叫）救命呀，還一位大善人，給我這可憐的烟鬼，推一點烟灰吧，天呀，我活不了啦，我活不了啦……救……救……我的命吧……我活不了啦。

孫：（進來）大少爺，你怎麼啦？

陳：呵，孩掌櫃，救救我的命吧，給我點烟灰吧。

孫：好好，你起來，烟灰有的是。

陳：（爬起來）孫掌櫃，你真是我救命的大恩人哪！

孫：接着，（把烟給陳）你先喝點再說。

陳：（放在口裏嚥下去，馬上精神就振作起來）託你給小云說的親事，有個結果沒有？

孫：這件事真難辦，人家只給十八塊錢，再多一個都不肯出。

陳：孫掌櫃，求你多幫忙，小云這孩子，今年十五歲了，長得那樣機敏靈巧又會做活，再過一半年就成大人了，求你說了，多出幾塊錢吧。

孫：你想我只有幫你想法子，叫那些有錢的人多出錢，我在那說了半天，硬拿面子，擺在那兒，沒有辦法了，才給了二十塊錢，要是任何人去都不成，錢我已經帶來，小云呢？

陳：給我換烟去了。

孫：怎麼，天氣冷到這個樣子，你把身上的衣服拿去換烟！

陳：哎！烟癮發了，骨頭裏就像蟲子咬一樣，就是要命的事，不吃不成。

孫：我想你得了這筆錢，你吃的，住的，穿納，還有鴉片烟，暫時都有辦法，小云也走一條活路。

陳：這孩子馬上就回來了，請你快去買點吃的東西拿來，小云回來了，叫媽吃飽了，可以領媽去。

孫：好，就這樣辦吧。

陳：請你把錢給我吧。

孫：成，人家沒有見，先把錢給你，你先別忙，等我把東西買來，你把孩子交給我，我把錢交給你。

陳：好，就這樣辦吧，請你快點去，孩子快回來了。

孫：好，我就去，孩子回來，商量好了。（下）

陳：人家都說鴉片烟是一種寶貝東西，要是二個人有了癮，過了時候不吃，就癱死在一棧，什麼也不知道了，只要吃那麼一點兒，把一個死了會變成活人，真是寶貝東西呀！

云：爸爸，烟換回來了。

陳：孩子，你真乖，爸爸喜歡你。

云：爸爸我要吃東西。

陳：我叫人給你買些點心來，一會就回來。

云：好呀？

陳：好呀？

云：爸爸你那兒來的錢呀？

陳：是爸爸剛才借來了，一會孫掌櫃把東西給你買了來，你吃飽了，跟他去，爸爸把屋子收拾馬上就來。

云：爸爸我不離開你，我願意跟爸爸在一起挨餓，我也不去。

陳：孩子你聽話，那兒有吃的，有穿的，什麼都比這兒好，我也去。

云：爸爸你是不是把我賣給人家了？（哭）

陳：沒有，沒有，孩子你想爸爸怎麼能捨得把你賣了，一家人，就留咱們父女兩了。

云：爸爸我不去。

陳：不去，不去。

（孫抱着很多的東西上）

孫：東西買回來了，你和孩子說好了沒有。

陳：說好了，不成問題。

云：爸爸我不去。

陳：孩子你餓了，你先吃東西，吃飽了再說。

云：爸爸我不吃他的東西，我不去。（哭）

孫：怎麼辦呢？

陳：（給孫做手勢，叫把小云帶走）給我吧！

孫：（把錢給陳）

云：爸爸你不能要他的錢，不要……不要……我願意跟你在一塊要飯吃，我不離開你，爸爸，你，你要他的錢。

陳：（給孫作手勢叫拉云走）不要……不要……

孫：（拉着云走）那兒有吃的有穿的，什麼都有。

云：我不要……我甚麼都不要……我不去……

孫：（拉着云）跟我去！

陳：（流着眼淚）孩子，你離開爸爸，總比在家裏強，（拿着錢票子數了數，高興起來）這有大洋二十元整，我弄兩件好衣服穿上，一來不怕冷，二來走到人面前，也樣個樣，現在就留我一個人，無論怎麼都好混，鴉片烟現在也不成問題，我又是一時的活神仙了……

呵：大少爺在家嗎？

陳：伙計進來。

呵：呵！在家呀，沒有出去嗎？

陳：伙計，你來了，爲什麼好久不上我這兒來呢？

呵：你知道，我是沒有家沒有舍的人，走到那，混到那。

陳：你到了些什麼地方？

呵：北邊鎮上過會，我在那混了十幾天。

陳：近來生意怎麼樣？

丐：每天還夠吧。

陳：鴉片煙呢？

丐：你想，飯都吃不飽，那兒來的錢買煙，我已經戒掉了。

陳：你給唱個，煙有我的，哈……哈……哈……

丐：（唱起來）家庭快樂又有錢，身體強壯精神滿，丟下正事不去幹，整天睡在煙燈前，一，一，一，吸煙，一切事情懶得管，二，二，二，吸煙，房屋田產全賣完，三，三，三，吸煙，妻子兒女死離散，四，四，四，吸煙，又黑又瘦又難看，五，五，五，吸煙，一個少爺到今天，下輩子勸你別吃煙，吃煙的壞處說不完……

陳：哎……哎……哎……伙計別唱了，誰叫你唱這個，你是在罵我嗎？

丐：我看還是把煙戒掉，咱哥兒什麼事都幹得了。

陳：唉！你不知道，我心裏煩的要命，你先唱一段，叫我高興高興，我戒煙的事，以後咱們再商量吧。

丐：好吧，我只唱這一回，再不唱了。

陳：好，要最好聽的。

丐：好。（將要唱）

陳：（大笑起來）

王：（進來站在那兒）伙計，什麼事是那樣高興呀！

陳：（馬上假裝起來）沒有什麼事。

王：現在把幾兩烟賬可以還我了。

陳：哈哈……現在還沒有錢，過兩天來了馬上還你。

王：別裝蒜了，乖乖的把錢給我。

陳：實在沒有錢，說真的。

王：真的沒有呀？

陳：真的沒有，我要騙你，我祖宗八代都不是人。

王：別裝蒜子了，剛才孫掌櫃告訴我，你把女兒賣了二十塊錢，怎麼能說沒有呢？難道你

吃了我的煙，還想不給錢。

陳：（態度強硬起來）賣了女兒的二十塊錢，有我的用處，以前你吃我的利也吃夠了，算起來我一個錢也不欠你的，你把烟賬攤開，咱們今天算算。

王：你給老子胡說起來，你也不打聽你老子是不是好惹的，你說給不給。

陳：是你要了命也不給，天下總有講理的地方，我的兒子現在前綫當了連長，你知道
啊？

王：老子沒有工夫給你講理，你且說你兒子當了連長，就是當了師長，老子也不怕。

（跑去和陳打在一塊，把陳壓在底下，陳實在受不了。）

陳：咳……咳……有什麼事，商量着辦吧。

王：你說給不給錢？

陳：咳……咳……你先別忙，有話咱們商量着辦好吧？

陳：給給給！先叫我起來。

王：好！（放起來）

陳：你打聽打聽姓陳的，跟人的關係沒有？

王：別廢話，快快。

呵！別生氣，都是熟人。

陳：先拿十塊。

王：不成。

呵：商量着辦吧。

王：你去的一邊吧。

陳：好，拿十五塊錢吧。

王：不成，都拿來。

陳：我自己也留幾塊錢零用呀！

王：不管你那些事，快點還錢。

陳：我還給少了你的錢，我這一院房子要值多少錢，買了馬上就還你。

王：別牽這一套，房子你早賣給李翠蓮了，誰還不知道，快點給我，少廢話。

陳：不成，我得用幾塊錢，我把女兒賣了，連一個都用不着。

王：給不給？

陳：不給全給。

王：全拿來。

陳：不成。

王：又要打起來。

陳：（看着情形不好）拿去拿去。

王：其餘的錢，那一天有那一天還，除非你死了，我就不要了。（走出去）

丐：好家伙，比日本鬼子還利害，一點禮都不講。

陳：看我打不過他，他就拿武力來對付我，（想了想）爸爸對我吃烟的時候，你什麼不管我，到今天弄得我太可憐了……

（李上）

李：大少爺，別進去，有事告訴你。

陳：李伯伯，你還叫我大少爺呢，什麼事呀？

李：我現在要修理這房子，現在這來了很多人，找不到房子，我把它修理一下，每月可以招租幾塊錢。

陳：讓我再住幾天吧！

李：不成，叫你住了這麼多日子，連一個房錢都沒有，還不夠。

陳：求你叫我再住幾天。

李：你還是自己出去，還是拉你出去。

陳：（看了看，沒有辦法）好，（低着頭，慢慢的走出去，丐跟在後頭）

第五場

（和、四馬路相嘴過天，是正街頭廟台上，一角）

陳：（臉上的灰土，血，頭髮很亂，衣服全破破塊，一腿被打壞，哭的淚汪汪的，快要死的樣子）伙計，你是救我的恩人，哎……

丐：（扶着陳坐在廟台角上）你怎麼不小心，給人家逮住了！這一下子打得太重了，我看一二月都好不了。

陳：伙計，請給弄點吃的吧，哎，我的媽呀……

丐：別急，你先坐會吧，現在吃飯的時候還沒有到，等一會我去給你要吧。

陳：我的口渴的很，給我點水喝，哎……

丐：你不能吃生水，等一會我給你要點湯來喝，唉！一個人要是沒有運氣，處處倒霉。

陳：伙計，我已三天，連一點煙灰都沒有喝了。

丐：我也是一樣，聽說有些有錢的人心太狠，人家偷了點東西，拉著把腿也打壞。

陳：（呻吟的利害起來）哎……

丐：你先生在這兒忍耐一點，我先給你弄點熱湯來。

陳：謝謝你，趕快越好。

丐：你別忙，我一會就來。（下）

陳：（看了自己的腿，想動一動，但是痛的利害，躺著叫）那一位大善人救救我的命吧，再過一會我就活不了……那一位善人……發點慈悲……慈悲吧！……

丐：（跑上來，這一下有辦法了，好了好了，快起來，快起來，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生：（穿一身軍裝，站在那兒看着自己的爸爸，一句話都不說）。

陳：給我把湯碗回來了嗎？

丐：你兒子回來了，人在這兒呢？

陳：（慢慢的竊過身來，看着兒子兩行眼淚流着）

生：爸爸（跑到近前扶起來）

陳（哭的更利害）孩子，你……回來了！……

生：爸爸，我是由前方調到後方來休息的，我一回來就跑回家裏看，家裏住了幾家生人了，都不認識，我問人家，人家都說不知道，都說房東姓李，後來我就碰見了這位先生，他說爸爸在這兒，爸爸，奶奶，媽媽，和妹妹呢？

陳：（流着眼淚不說話）

生：他們都在什麼地方，你怎麼不說話？

陳：（不說話）

生：爸爸，你把我急死了，他們都在什麼地方？我要見見他們。

陳：（不說話）

生：真是……爸爸？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丐：唉！別問了！……在難處，自從他把房子賣給李掌櫃，住了不到幾天，叫李掌櫃把他由家裏趕出來，我勸他別再吃煙了，把煙戒掉吧，他始終不聽，近來我給趙家作活，他

常去，趙家老掉京車，我勸他別再這樣，他老是不聽，今天我到地裏作活去了，他又偷了趙家幾件衣服，換烟吃。好！給人家拉住了，吊在樹上打了半天，把腿打壞了，才把他放下來，動不了，在那裏叫了半天沒有人管，我才把他扶到這裏來，他要喝湯，我在那裏要湯去，就碰見你了。

生：爸爸，奶奶呢？

陳：病死了。

生：媽呢？

陳：跳井死了。

生：呵，跳井死了？

陳：哪……

生：妹妹在那兒呢？

陳：（實在忍不住了，放聲大哭起來，但是聲音無力）奎……生……你不要鬧了，是我害了他們，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他們，我不該吃上了鴉片烟，我什麼都不怨，我怨我自己。鴉片烟害了我，鴉片烟哪！他害的我好可憐，（低下頭去停了會，喘着氣，拾起頭來，兩行眼淚直流）奎生，你妹妹在鎮上黃家，給人作了頭，你見了她，就說我這做爸爸的對不起他們，害了他們……（頭掉了氣絕）

生：爸爸……爸爸……（哭起來）

一九三九，十二，廿六日

羣火

時間：抗戰後，厲行禁烟政策時間。

地點：中國某省邊區的一個縣城。

人物：石啓運……四十六歲。

王 六……三十六歲。

劉振海……二十八歲。

李建亭……三十一歲。

壽雲英……二十四歲。

牛占奎……二十五歲。

牛團長……四十二歲。

白秀川……二十七歲。

第一場

佈景：是縣城中最闊的一棟房子，一座樓上，舞台正面有一大排窗戶，窗扇可以開關，室內擺着有沙發，茶几，圓桌，椅子，衣架等物，相當講究，共有兩門，一門是通樓下的外門，一門是通臥室。

啓幕：晚上九點鐘，窗外下着微微的小雨，吹着徐徐的寒風，由窗戶裏透進來的風，吹滅了桌上的洋油燈，外面繁一轉慢一陣的風雨，不住的在響，再加上電光在室內明滅。

的照射。

石：（受過中等教育，是縣城中的聯保主任，從前是個土匪的小首領，穿着一件古銅色的袍子，上面套着一件黑泥子大衣，嘴裏含着一根雪茄烟，跨臥室門拉開，發現燈絲風吹滅了。）來人哪……來人哪……來人哪！（沒有人應聲，轉身進去，拿着手電出來，在抽屜裏找出洋火，點着了燈，皺着眉頭，凝思。）哦，約定好今天來，現在已經九點了，怎麼還不見來呀！是不是事情有了變卦？（在室內踱來踱去。）來人哪……來人哪……來人哪！

王：（以前的家境非常富，至吸上鴉片烟後，弄得家產賣盡，窮困潦倒不堪，一家人失散各處，穿的衣服比乞丐沒有什麼分別，頭髮有一寸多長，面色發黃，瘦的跟猴子一樣，指甲也很長，不住的在週身亂搔，在樓下應聲，急忙的跑進來，擦着面上的雨水。）有什麼事？大叔！

石：人都死到那兒去了？屋子裏的燈滅了，也不來看看，叫了半天，連一個人也沒有。（走了兩步。）九太太上那兒去了？

王：剛才我在門房抽烟，沒看見人。

石：你的事情辦好了沒有？

王：辦好了在這兒。（一邊掏一邊說。）剛才我上樓來三次，抓到門縫看你老人家正在睡覺，沒有敢驚動，（把地契遞給石。）你老人家看看，寫的對不對？

石：本來我是想出去，劉銀壽就今天來，我存心騙。

王：是不是那個買烟土錢？

石：嘿！（看了看地契。叫你寫十塊一畝，誰叫你寫十二塊呀！你要，對，對，對，我也
不和別人爭。（將地契放在桌上。）你可以拿回去，誰給你說多你賣給誰好了，哼！
我自己的地都種不完呢？

王：嘿！嘿！大叔，你想，你爪姪把一份家產完全賣給你老人家了，就留下這最好的一塊
地，要是失到別人的手裏，你爪姪的心裏也不舒服。

石：那給說好了十塊錢一畝，你爲什麼要寫十二塊呢？

王：哈！哈！你老人家想想，你爪姪不粘你的光，粘誰的光呀！多寫兩塊錢，我是想
滾南門裏頭趙家的那筆烟賬，聽說上頭不准賣烟了，他也不開門了，整天跟在我屁股
股後頭要錢，嘿！要不是我在大叔的膀子底下呀，他早把我的命都要了！

石：嘿，你還知道這些，那就好。

王：你爪姪雖然人窮了，總還有點良心，想報答你老人家的恩惠哪，我這一塊最好地，
別人把腦袋想破了，也別想我賣給他，我是特別給你老人家留下的，我這三十畝給了
你以後，東西兩塊就成了整個一片，又平又光，二百多畝一塊，就這一塊地你老人家
吃一輩子都吃不完，還不說別的。

石：現在說一句，是不是真心願意賣給我？

王：大叔，我要不是真心，我祖宗八代都不是人，賣給你老人家，就是以後沒有辦法了，
上大叔的門來，我能不能給你姪一頓飯吃嗎？

石：那倒沒有什麼，就是你不賣給我，你來吃一月四十，誰敢說不讓你吃，既然你話說到這一步了，也好吧，給你十二塊錢一畝吧。你要知道，除了你，誰都不成。

王：那當然了，誰敢在大叔面前這樣哪，哈……哈……哈……

石：我給你把賬已經算好了，本來照十塊一畝，共是三百塊錢，現在再加上六十，一共三百六十塊錢，自從你由三月起到現在，在我這兒拿的烟和錢，本利共算了三百九十五塊錢，你還欠我三十五塊錢，你沒有錢還；我是知道的，把你的那塊房莊子給我寫個摺字，你就在我這兒吧！烟你還是照常吃好了。

王：心裏不高興，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表現出很可憐的樣子。（好……好吧。）

石：只要你不離開我的門，看誰敢來向你耍錢，誰來就揍壞他的狗腿，出了事有我。至於你的鴉片烟，不要愁，現在上頭要有很多的壯丁，我把你算一個好了。

王：多謝大叔團照，上次我頂的那個壯丁呀！開到半路上，長官看見我這個鬼樣子，就不要我了。（笑。）

石：這一次也不成問題。

王：唉！有一件事情，實在叫人沒有臉見人。

石：什麼事，你說出來，只要卡叔能辦的，不成問題。

王：唉！說什麼呢！只怪自己不爭氣，丟臉！

石：究竟什麼事？

王：（很難過的样子。）唉！說了吧！你老人家也不會笑我，我媽今年快六十歲的人了，

就是再吃苦，還能活幾年？就是怪我把家產賣光了，不好好的養活她，就是給人作手工，當老媽子，也活得，誰知道……（有點酸心。）她後嫁給西門外的馮三了，給我連說一句都不。（擤鼻涕。）

石：既然這樣作了，你有什麼辦法呢？叫人把馮三抓來，也犯不着，只要他把孀好好的養活老了，就算了。你去吧！

王：（點頭。）是，你不說別的嗎？

石；沒有了，去吧。

王：（走到門口，又轉身過來。）嘿：嘿：嘿：大叔，託你老人家給春蘭找的人家，有門沒有呀？

石：呵！我忘了告訴你，有一個好親事，就看你有那麼大的鴻福沒有，牛圈長有一天跟我談，想辦一個弟十六房太太，想把你提掇提掇，把你的女兒給說一說，不知道人家願意不願意，要是願意的話，你吃的住的，還有鴉片烟都不成問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

王：我沒有什麼話說，你老人家看着辦好了。（突然想起來跑到門口向外看看，拉上門，）有一件事情，早就想告訴你老人家，老是忘了。

石：什麼事？

王：前天晚上，我吸了烟後，由門房出來，走到牆那邊的時候，看見白校長詩窗戶上，有兩個人影子，一男一女，我就覺得奇怪。白校長不是沒有結婚嗎？房裏那兒來的女人

「啊？我想一定好玩意，我就偷偷的爬進窗戶底下，慢慢的伸起來，聽見咕嚕咕嚕的，不知道說些什麼，一會兒男的頭影動了，接着狂笑，把我吃了一驚，原來是關門的聲音，女的影子也退掉了，我輕輕的用舌尖把窗戶上的紙搗破，仔細的一看哪，你猜這個女人是誰呀？」

石：誰呀？

王：是你老人家的九太太！

石：（大驚。）九太太！

王：這時候兩個人坐在床上，一句話都不說，手拉着手，不到一會兒，兩個人抱在一塊兒，這時候看見九太太擦眼淚，還聽見哭哭啼啼的聲音，白校長走到燈前，一口氣把燈吹滅了，我……我就走了。

石：（切齒咬牙。）好，白秀川，我把你請來當校長；拿我的錢，吃我的飯，你將恩不報，反來爲仇，你要是能逃掉我的手，算你利害。

王：你老人家別爲這個臭女人生氣。

石：你到後邊去，給我把她叫來。

王：哼，你以爲她在大廳上跟太太們談天嗎？

石：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王：在公園的樹林子後邊，亭子底下坐着，還有白校長。

石：叫人馬上把她叫回來。

王：現在也許移了地方。（聽見外面有上樓的腳步聲。）噯！你聽，她回來了，大叔，你要不相信，你問她手上的戒指到什麼地方去了。

劉：（全身面裝，套着兩件衣，走到門口，預備敲門。）

石：進來！

劉：（推門進來。）呵！石主任。

石：呀！劉先生來了，什麼時候到的，請坐，請坐！

劉：我到時候很久了，在那兒休息了一會，事情辦的怎麼樣？

王：（給劉取烟。）

石：很順利，你放心，決不成問題，款子什麼時候到呀？

劉：唉……今天十八號。（算了算。）二十三個所有的款子都可以到。

王：（蹲在一旁，拿出窮酸的小烟袋，抽烟。）

石：牛隊長說了，只要你的款子一到，貨是沒有問題的，他是我的老朋友，一向說什麼是

什麼，我可以替他担保。

劉：石主任的話說到那兒去了！我們是講信用的，說什麼時候款子到，一定什麼時候到，

決不誤事，至於石主任和牛隊長這一方面，這兒的大小小誰不知道呀！還這樣客氣！

！

石：現在只要你決定日子，那一天交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這邊可以派點軍隊帶上

最新式的武器，把貨送出本縣的路程。

劉：這一點當然要請你二位幫忙，我們的經理說，以後要和你二位常來往，在生意上取得個聯絡，大家都得好處。

石：那當然了，劉先生，請你定個時候吧！

劉：好吧，我們定在二十三號晚上後半夜吧！嚟！在什麼地方哪？

石：哦，這樣好吧，在城外外把貨交給你，等把貨運走了，再請我這兒來交款子，怎麼樣？

劉：可以，就這樣決定吧！

石：現在就是你那一方面怎樣預備叫人接貨，至於詳細的事，我們明天再談吧，我還有點事，對不起的很。

劉：好，我們明天見吧！（兩人握手。）太客氣了！（轉身下。）

石：六呀！你送送劉先生。

王：（點頭。）

英：（身上的衣服較為樸素，套了一件大衣，頭上和衣服上有點水珠，推門進來，看見石和王的目光，趕快收回了自己的視線，心裏有點怕。）

（劉正碰在面前，給英點頭，看見英沒有反應，即速下，王隨後也下。）

石：（轉身過來，看見英向臥室走。）慢點，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英：（臉上顯出不自然的笑。）我在大廳裏跟他們談天。

石：嗯！我剛才叫人去找你，你不在，到那兒去了？

英：（有聲響。）噫……噫，剛才在大廳上談話時候太長了，頭有昏，到街上走了走，噫，你談話有什麼事？

石：沒什麼事，我想跟你談談，因為這幾個月來，我事情太忙，沒有常常和你談話，因此我們中間有點冷淡，你覺得是嗎？

英：（感覺有點不安。）噯呀，你怎麼了，不舒服嗎？怎麼說起這樣的話來了？

石：沒有什麼不舒服，看你有點變了，和你談談，要知道你對我的心是怎麼樣，噯，你剛才是在大街上走走，沒有到別的地方去嗎？

英：沒有，在大街上走了一個圈子，因為下雨，就回家了。

石：我們才同那位劉先生，從公園過來，看見樹林子後邊亭子底下坐了一個人，背影很像你。

英：（怕的厲害。）不……不……不是我，我就沒有到那兒去，怎麼會是我呢？

石：（冷笑。）哼……哼……哼！我想不會是你，因為石橙子上還坐了一個男的。（看着英，稍停。）噯！你知道我和那位姓劉的作了一大批生意，在二十三號晚上交貨，這

次雖然銀子不多，我可以弄到近乎兩萬塊錢，你想，我弄到這麼多的房產田地，這麼多的錢，不都還不是靠了你嗎？

英：我們大家都託你的福。

石：你說要什麼吧？錢來了馬上給你買，這一筆當中，你是我最喜歡的，我送你的戒指是我最喜歡的東西，噯？最近怎麼不見你戴呀？

英：怕丟了，在箱子裏放着。

石：你拿出來，我來看看。

英：嗯，箱子裏，東西太多，不方便。

石：（變臉，）你把我的東西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英：沒有……沒有……我……我沒有。

石：（把英一推。）去你孃的！不許你離開這個地方，非給我把東西取出來不可，不然老子今天晚上就取你的命！

英：（聲音顫動的利害。）在箱子裏，我沒有賣掉，也沒有送給別人，是……在箱子裏。

石：是在箱子裏，沒有送給別人？哼！我早就看見在別人手上帶着。

英：沒有……我……沒有……有。

石：沒有？我把他們一個一個丟到一邊不管，把你當我心上的人待，要什麼，就給你買什麼，把我心愛的東西，做了交換的禮物，送給別人，你還沒有良心的下賄東西！（進

追英退。到不可再退，雙手抓住英的脖子。）我要你的命！

王：（跑上來。）大叔……大叔，有人來了！

石：誰呀？

王：牛圈長的馬奔來了，有要緊的事情。

石：怎麼那麼快，單這個時候來！（將手放下。）在那兒？

王：在外……

石：請進來。

（王下，石轉身看了看英，英慢慢的轉身，面向窗外。）

王：（推開門，奎走進來。）

石：噢！占奎，你來了，團長有什麼事情賜？

奎：團長要我來請主任，有要緊的事情商量。

石：什麼事？

奎：就是那批烟土和壯丁的事兒。

石：噢！好吧。（收拾收拾東西。）六呀！我今天恐怕不能回來了。（走到王臨前耳語，

斜看着英，王點頭。）我們走吧！（石同奎出。）

王：（轉身過來，把英從頭上到腳下打量了一下，作出鬼臉，冷笑了笑，下場。）

英：（慢慢的轉過身來，看了看用氣音說話。）走了，今天晚上不會死在他的手上，奇怪的，我們的事，他怎麼會知道呢？（聲音高起來。）天哪！我的命為什麼這樣苦？他的心為什麼那樣狠？（突然聲音停止，左顧右盼，聲音又低下去。）（哭起來。）天哪！你叫我怎麼辦呢？我也逃不掉他的毒手。

——幕——

第二場

時間與第一幕相隔五天，一個深夜天將亮的時候，佈景與第一幕相同。

啓幕：場上黑暗，從臥室的門格上，可以看見室內微弱的燈光，場上一個人都沒有，上有

西斜的月光，從大窗透進，照射在牆壁上的反光，可以馬虎的分出牆上的東西，外面有幾聲雞叫。

英：（頭髮很亂，由臥室出來，提前腳尖，輕步走到窗前，向外各處看了看，又很慌忙的跑到臥室，一手拿着鴉片需用的東西，一手提着一個皮箱出來，急奔至門口，門外有人慢慢的將門推開，英大驚後退。）誰呀？

王：（穿的比第一場較好點，很神氣的走進來。）是我，你別怕，九太太，夜深了，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英：王六，你要幹什麼？

王：不幹什麼，大叔不在家，恐怕你一個人寂寞，我陪陪你。

英：夜深了，不要你在這兒，你出去。

王：不，我還要在這兒坐坐，抽袋烟（掏出煙火，點着了燈，抽烟。）

英：你是什麼東西，給我滾出去！

王：暖：：暖九太太，把人認清楚，說話要有點分寸，現在的王六，不是以前的王六了！

英：幹嗎你這樣神氣？你要不去，我告訴你大叔，他可要揍死你！

王：（冷笑。）你儘管告訴好了，看他敢把我怎麼樣，現在我們都是一個台階上的人，你知道寒蘭已經跟牛馬訂婚了，再過三天我就是他的老丈人，他給我了二十五兩最好的烟土，以作寒蘭的門禮，今後我不會像以前那樣求你要一兩毛錢買烟，比求菩薩還

英。

英：（急了。）我有事，我要出去一會兒，馬上就回來。

王：有什麼事，明天辦不是一樣嗎？

英：不成，我要出去；（奔至門口。）

王：（即遂攔住，掏出手槍，對住英。）你不能出去，這是大叔的意思。

英：（無法。）你們這些人的心，都是一樣的狠毒。（想了想。）你要把我怎麼樣，請你快點！

王：我敢把你怎麼樣，牛圍長和大叔一會兒就回來，把交貨的事辦完了，就給你辦最後的辦法，你就在這兒吧！別想出去，我就在門房抽烟。（退出，順手拉着門）

英：什麼事他們都知道了，叫這個烟鬼整天整夜的跟着我，一動也不能動。（跑到窗口，低聲向外叫。）秀川……秀川……秀川！（沒有人應聲。）時候快到了，怎麼還不來？機會錯過了，就來不及了！（刺激過甚，神經錯亂，忽然看見白秀川來了，高興，招了手。）秀川，結果沒有，自言自語的說。）該不會他逃了，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了，菩薩爺，救救我吧！救救我這條命吧！過一會兒他們就來了，我就要死在他們的手上！（忽然聽見有上樓的脚步聲，高興。）呵，他們來了！

劉：（門進來，看見英在場。）唉！他們都走了。

英：（跑上去拉着劉。）呵，你來了，可把我急壞了！

劉：他們都走了？

英：他們都在城外，樓下有人守着。

劉：是有人守着。

英：你們說好了？

劉：早就說好了！

英：（趕快把箱子遞給劉，劉莫明其妙的接着。）快走吧！再過一會兒，我們就沒有命了！

！（拉劉。）

劉：哎，怎麼回事呀？我們約好的今天晚上交貨。

英：那是他們騙人，就把我兩個拖出去槍斃的，我們兩個的事情他們都知道了，快走吧！

劉：（稍有點明白，推開英。）太太，你看我是誰呀？

英：（疑心。）你怎麼變了？

劉：你細細的看看我是誰。

英：（楞起來。）你不是白秀川嗎？

劉：太太認錯了，我不是！

英：不是白秀川？！

劉：我是買烟土的。

英：呵，他真的走了！（哭起來。）

劉：（莫明其妙，急下。）

英：（忽然拉住劉。）你是買烟土的！

劉：是的！

英：你不要去，他們都不是好人，他們商量好了，要害你們的。

劉：他們把什麼商量好了。

英：他們昨天晚上在這兒商量的時候，把我關在屋子裏，他們說等你們把錢全拿到手之後，把烟土交給你們，走到城外山角底下，那兒預備很多的土匪，把烟一搶，把你們打死，扔在河裏，他們拿這些錢由昆明那條路到外國買軍火，我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趕快走吧！

劉：你先別急，就在這兒吧，我想法子救你，他們在城外等着我，我去看看一會兒就來。

（急下。）

英：等等……你……你不要去……他走了。（像一塊木頭，慢慢的移動。）突然聽見窗外

口哨的聲音，奔至窗口，這次真的白秀川來了，招手，叫上來，忙亂一陣理東西）

白：（穿着一件大褂，下襟挽在腰間，慌張的跑進來。）趕快走吧！

英：（一邊拿東西，一邊說。）怎麼來的這麼遲。

白：早就來了，在院裏牆角蹲着，看見屋子有人，沒敢進來。

英：樓下有人嗎？

白：沒有，剛才出去的那個人是誰呀？

英：買烟土的，他們都在城外，趕快走吧！（兩人將下。）

正：（推門進來。）那兒去？呵，你也來了！那更奇，免得我一會兒去請你，兩位都坐下。

吧！

英：（兩人恐怖萬分，一時後退。）我和你沒有冤也沒有仇，你爲什麼同我這樣爲難？

英：六，請你救救我們，放了我們吧！

王：（坐在那平心靜氣的抽煙。）我說你們這些人哪！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放着福不好好的享，沒事找事，唉！

英：六呀！你在這兒常常來常往的好幾年了，我的身事你也知道，過着這種簡直不是人過的生活，他前幾個女人都死在他的身上，六，你能忍心眼看着叫我死嗎？

王：我說女人真是一份賤骨頭！只要有錢說什麼都成，像一塊橡皮糖，撕都撕不掉，要是人倒了霉呀！跪下叩八個響頭都不理，可是也奇怪，大叔對你很不错呀！有衣服穿，有飯吃，有錢用，還不夠呀，還偷人，這叫人有什麼辦法呢？

白：以往實在是我作錯了，求求你放了我們吧！

王：白先生，平常看你老老實實的，人倒不錯，想不到你會玩這一套，你們陰毒的人，不知道在那兒學會了這一套壞主意，吃了人家的飯，拿了人家的錢，還要在人家的人身上打主意，要是不給你點厲害看，也許你會挖掉人家的祖坟，你也不打聽打聽，石啓運是不是好惹的。

白：王先生求你救救我們吧！放了我們這兩條命吧！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永遠忘不了你救命的恩惠！

白：請你快點吧！他們快回來了。

王：（難過考慮之後，下了決定。）好，你們走吧！

英：你怎麼辦呢？

白：跟我們一塊走吧！

王：趕快去，別管我！

英白：謝謝你！（拿着東西，將轉身。）

王：慢點，我有一件事情拜託你兩位，你們走了，我要死在他們的手上，我死了，也不要你們報什麼恩，什麼時候想起來，給我燒幾張紙就夠了！

英白：（難過，點頭。）

王：還有，請你們轉告給我的母親和春蘭，就說……我……對不起他們。（低頭轉身。）

英白：（看了看王，轉身急下，奔至開口。）

（牛，石，奎上場。）

牛：（穿了一套軍裝，看起來有一種土氣，舉動野蠻。）怎麼？貨送了？人還不來？

石：我想快來了，有我們的人跟着他，怕什麼，你先坐下吧！（忽然發現白與英一旁站着

。呵！怎麼他在這兒？

王：不知道，我上樓來。他就在這兒，我沒有放他走。

石：正刻，免得一會兒叫人去請你，來的正是時候，牛大哥，他就是白校長。

牛：（兩個大眼睛睜了睜。）混蛋東西！等把交款的事辦完了再說，先鬧起來！

奎：（拿着手槍，對英白二人，逼進臥室。）

牛：占奎，你先告訴弟兄們，時候還有一會，叫他們把烟癮過飽，精神點，一會那個姓劉的拿款子拿到了，馬上就動手。

奎：是。（轉身急下。）

石：（拿烟給牛，自己也拿了一根，點着了烟，都坐下。）這次的這筆款子用在什麼地方？

牛：我早就決定了，到外國添點兒最新式的槍械，擴充擴充軍隊，以防別人來倒台。

石：對了，我們的勢力太小了，很容易給人家消滅，暖！這倒是個好辦法，暖，還有一件事，應該快點解決。

牛：什麼事？

石：壯丁的催的很緊，明天非出人不可了。

牛：這有什麼難呢？明天叫火神廟那羣烟鬼去十個人，每人給十塊錢，再給分五兩烟土。

石：給底下怎樣派呢？

牛：這些小事，你看着辦就得了。

石：我看還是照上次那樣，照一百六十塊錢派下去，怎麼樣？

牛：！！誰要是攔蛋，你告訴我好！

石：最近運氣不大好。

牛：不大好，敢怎麼樣？誰要是不從命令，馬上派人去幹掉他！

石：這兒的那羣毛人，誰敢同我們搗亂，據說現在當局對於鴉片煙特別注意。

牛：這些事你不要過慮，今天晚上先給這姓劉的一個教訓，以後看誰敢來；況且前方同日本鬼子正在打的起勁的時候，那兒有功夫顧到後方，況且這兒又在邊區，交通又不方便，誰跑來找死？鴉片煙還是照樣的賣，你想我們除了這項收入，再還有什麼？壯丁就是那樣，要也好，不要也好，出了事有我。

（劉，李推門進來。）

劉：呵，你們兩位早到了。

牛：劉先生，貨都送去了。

劉：哎，都走了，這是我們的款子。

李：（將包袱放在桌上。）請那一位來點數目？

牛：（走到桌前看看。）不用點了，只要大數目對，就行了。

劉：請二位放心，在外面作生產，第一講信用，第二是講交情，票子要是短一張，兄弟不算人！

石：那當然了，要借重你老兄的地方，還多的很。

劉：老兄太過獎了，大家彼此幫忙好了。

牛：你預備的接貨的人怎麼樣？

劉：當然不夠，多謝你老兄派了那麼多的人送貨。

奎：報告：一切都預備好了。

牛：占奎：去告訴弟兄們，現在出城，小心點！

奎：是。（急下。）

劉：（對李。）建亭，去看看給我們預備的飯怎麼樣，肚子已經餓了。

李：好吧！（急下。）

牛：劉先生，現在貨已經走了，你也不必操心，現在可以談談。

英：（在內室打門亂叫。）救命呀！先生們救命呀！

牛：吵什麼？混蛋東西！

石：你叫什麼，不要喊！

劉：什麼事？

石：沒有什麼事。

牛：劉先生，你……

英：快把我放出來，救救我們，先生們，你們一走，我們就要死在他們的手上，救命呀，

救命呀！（打門。）

石：不要開！

牛：你們是……

英：先生們，救救我們呀！（打門。）救命呀！救命呀！

牛：放出來，看他要怎麼樣。

石：六，放出來，看看他們。

玉：（把門打開。英白都出來。）

英：（跑出來拉着劉。）救救我吧，救救我們吧！你為什麼又來了？他們要害……

牛：少說話！

英：呵！團長請你開恩，饒了我吧！我沒有什麼錯事，我實在是好人哪！

牛：（推開。）去去去！下賤東西！

英：（轉向石。）求你放了我們吧？你的女人那麼多，你有的是錢，好女人有的是，求你

饒了我這個下賤的女人吧？

石：好好好，饒了你，起來吧！站在那兒吧！

牛：你們買這麼多的烟土，都到什麼地方去賣？

劉：這一層請你不必多問，自然有我們銷售的場所。

石：把事情揭開了說吧！你是光來買貨，還有別的任務。

劉：我們買貨，當然是賺點錢用。

牛：再沒有別的作用嗎？

劉：團長！這是什麼意思？

石：朋友，事情到了現在，還何必這樣呢？

劉：唉！你說我怎麼樣呀？

牛：你是當局派來稽私煙土的偵探，是不是？

劉：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牛：（掏出槍來對着劉。）綁起來！

石：（很快的拿出繩子，綁起來。）都是靠大家吃飯的，爲什麼來同我們作對呢？

劉：要怎麼樣吧？

牛：要怎麼樣？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好看，你以爲你聰明，憑着你這麼一點本事，想來把我們的勢力消滅，其實你想的什麼方法，用的什麼計策，早就知道了，今天晚上你們來

石：老兄，要作一件事，就要作的漂亮，使別人不知道，那才算本事，哼！把大批的款子

送來，貨拿不走，所有帶來的槍械子彈和人都走不掉，你看糟糕不糟糕。

（城外的槍聲突起。）

牛：（聽見了沒有？城外的槍聲響了，你們的軍隊給我們的人包圍起來了。你們的人一會兒就可以解決。）

石：你們這些人呀！只知道把自己看的了不得，這次給你利害看看。

劉：你們要怎麼樣吧？

牛：馬上就來了，送你回去，永遠別再作這樣的事吧！

劉：我明白，既然我能來，也就不怕，怕死也就不會作這樣的工作，也許一會要送你兩位

阿去。

石：（冷笑。）事情已經明白的告訴你了，爲什麼不裝聾作啞呢？還來這一套呢？（槍聲甚烈。）

劉：請二位現在也聽吧！城外的槍聲多麼緊張，我也告訴你，這並不是你們在打我們，實在是我們的軍隊圍着在打你們，我知道，你把所有的烟鬼土匪都調出去了，我在這往返數次，就是爲的這樣，在你們佈防的外圍，我們的人早就佈好了，你以爲你聰明，我中你們的計了，要我中你們的計，你們還得再跟我學三年！

牛：你別來這一套，我們又不是小孩子，會給你嚇住，別作夢。

（城另一處槍聲起。）

劉：你不相信是不是？你聽這槍聲是什麼地方，這是縣長親自帶的自衛隊，在西門外也動手了，現在四個城門都有人把守，你們的人一個都不能進城，城內只有你們兩位。

（大街上羣衆的吼聲，由遠而近。）

劉：你們在這兒作的什麼事，你們自己知道，縣城的老百姓，已經起來了，馬上就到這兒來跟你們算這幾年來的賬。

石：他們真的動起來了！

劉：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在前幾天我們就與此地的老百姓連絡好了，他們恨你已經到了盡頭！

石：牛大哥，這怎麼辦呢？

牛：他媽的，我們的人都在城外。

劉：聽吧！現在槍聲慢慢小了，你們那些烟鬼快解決完了。

牛：快下樓吧！

石：這怎麼辦呢？

牛：不管了！

（羣衆的吼聲，由街上衝進院內。）

劉：聽見了沒有？他們已經來了。

石：（急奔至窗口潛，窗外羣衆手拿的火把，照耀得紅光一片。）

牛：（急了。）我們上了你的圈套，好，先奏了你再說。

（舉槍對劉將擊，白即速撲上來，抓住手槍，石奔上來，兩人同白鬥，王也加在中間幫白，但因瘦弱，被碰倒滾在一旁，喘氣，無力掙起，英也絞在中間，繞來繞去。）

劉：（對英。）快給我把手解開。

英：噢！（趕快站起來給劉解手。）

（羣衆吼聲未停。）

李：（奔上來看見大家正在惡鬥，即速將牛抓起來。）

劉：（手給解開，將石抓起，一舉擡倒，拿起綁自己的繩子，將牛，石綁起來。）

白：（到窗口向羣衆。）諸位，兩個禍首都在這兒。

衆：（吼。）拉下來，拉下來！

劉：（站在窗口向衆。）等一等，大家別急！

（羣衆吼聲不停。）

劉：（給大家作手勢，讓大家肅靜，但是吼聲不停。）大家肅靜，不要亂喊。（聲音慢慢的靜下去。）我們在今天晚上，把你們這個地方的兩個禍首逮住了。（衆：好。）把他們小小的勢力也完全消滅了，（衆：好）從明天起，你們不受任何人的壓迫，可以平安的過日子。（羣衆解放的吼聲大起。）請大家靜下來，讓我給大家宣佈這兩位禍首的罪狀：（異口同聲喊「好」。）第一，在這數年來，憑着自己的小勢力，詐取大衆的財產，霸佔良家婦女，完全是土匪行爲。

衆：對！對！對！

劉：第二：國家和敵人在這長期抗戰當中，對於壯丁問題，完全與國家的法律規定相反，自己包辦，雇幾個烟鬼補上去，回頭每個壯丁給大家照一百六十塊錢派下去，你們大家想一想，我們的壯丁，都是大烟鬼，瘦的像猴子一樣，還沒有開到前綫上，就死在半路上，我們還拿什麼跟敵人打？這稱危害抗戰的力量，可以說是漢奸！

衆：漢奸……漢奸……打呀！

劉：（用手勢壓下去。）第三，是最重的一點，中央費了很大的苦心，實行六年禁烟計劃，這是復興民族基本原則的一點，這兩位強壓大家種烟，取得煙款，尤其是在國家同敵人抗戰到最緊要的關頭，不但不盡國民的責任，增加抗戰的力量，反而在後方搗亂，用武力去私販大批的烟土，膨脹自己的勢力，破壞國家的抗戰，危害民族的復興，附和了敵人毒化中國的政策，這種人大家說應該怎麼辦？

衆：（吼，亂下一陣）死刑。

劉：這次當局對禁烟下了最大的決心，派我們禁烟督察團出來，已有命令只要遇到私運烟土，不管任何人，就地解決，等到天亮，在民衆公園，招集大衆，當着大衆的面前，將這兩個禍首槍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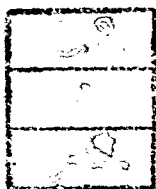
衆：（紛紛議論。）

劉：現在先把這兩個禍首押送到縣府（轉身對白，英。）這個家暫時交你們倆管理，至於將來上頭會有妥善的辦法。（對李。）給我吧兩個和烟鬼帶走。

英：先生，請你把這個烟鬼王六饒了吧！求你不要槍斃，他是好人。

劉：這一點你不用管，這樣的人槍斃掉也是沒有用的，實際的罪惡不在他身上，是在他們兩個身上，你放心。（轉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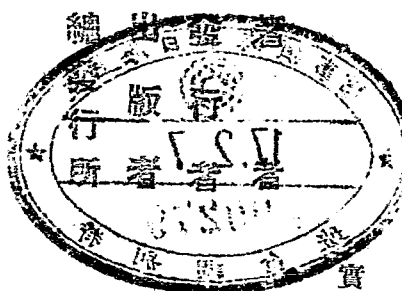
（李舉槍對着石牛逼下，劉隨下；英，白移至窗口向外看，室內燈光漸暗，羣衆看見牛，石二人被綁下樓，咆哮的吼聲如雷，照烈的火光和打鬧聲，擁擠出院，院內的紅光漸漸的退了，打鬧聲也慢慢的聽不見了，遠處傳來兩聲鷄叫，天也升起黎明的朝霞，場上僅留着窗上的兩個人影，徐徐的落幕。）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劇本選輯之四

劇戲



實售一元

冠嘉弼
唐性天

華中圖書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一一一號
北碚：南京路十五號
宜昌、長沙、沙市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日初版

82

472141